

垣南門內有大井。昔在佛世。有大商侶。熱渴逼迫。來至佛所。世尊指其地。以可得水。商主乃以車輪築地。地既爲陷。水遂泉涌。飲已聞法。皆悟聖果。

伽藍西南。行八九里。至拘理迦邑。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尊者沒特伽羅子本生故里。傍有窣堵波。尊者於此入無餘涅槃。其中則有遺身舍利。尊者大婆羅門種。與舍利子。少爲親友。舍利子以才明見貴。尊者以精鑒延譽。才智相比。動止必俱。結要終始。契同去就。相與厭俗。共求捨家。還師。瑞闍耶焉。舍利子遇馬勝阿羅漢。聞法悟聖。還爲尊者重述。闍而悟法。遂證初果。與其徒二百五十人。俱到佛所。世尊遊

見。指告衆曰。彼來者我弟子中。神足第一。既至佛所。請入法中。世尊告曰。善來比丘。淨修梵行。得離苦際。聞是語時。鬚髮落。俗裳變。戒品淨。威儀調順。經七日。結漏盡。證羅漢果。得神通力。

沒特伽羅子故里東。行三四里。有窣堵波。頻毗娑羅王。迎見佛處。如來初證佛果。知摩揭陀國人心渴仰。受頻毗娑羅王請。於晨朝時。着衣持鉢。與千比丘。左右圍繞。皆是耆舊。螺髻梵志。慕法染衣。前後羽從。入王舍城。時帝釋天王。變爲摩那婆。首冠螺髻。左手執金瓶。右手持寶杖。足蹈空虛。離地四指。在大衆中。前導佛路。時摩揭陀國頻毗娑羅王。與其國內諸

婆羅門長者居士百千萬衆。前後導從。出王舍城。奉迎聖衆。頻毗娑羅王迎佛東南。行二十餘里。至迦羅臂拏迦邑。中有率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尊者舍利子本生故里。并今尙在。傍有率堵波。尊者於此寂滅。其中則有遺身舍利。尊者大婆羅門種。其父高才博識。深鑒精微。凡諸典籍。莫不究習。其妻感夢。具告夫曰。吾昨霄寐。夢感異人。身被鎧甲。手執金剛。摧破諸山。退立一山之下。夫曰。夢甚善。汝當生男。達學貫世。摧諸論師。破其宗致。唯不如一人。爲作弟子。果而有娠。母忽聰明。高論劇談。言無屈滯。尊者年始八歲。名擅四方。其性淳質。其心慈悲。朽壤結縛。成就智慧。與沒特伽羅子。少而相友。

深厭塵俗。未有所歸。於是與沒特伽羅子。於珊闍耶外道。而修習焉。乃相謂曰。斯非究竟之理。未能窮苦際也。各求明導。先嘗甘露。必同其味。時大阿羅漢馬勝。執持應器。入城乞食。舍利子見其威儀閑雅。卽而問曰。汝師是誰。曰。釋種太子。狀世出家。成等正覺。是我師也。舍利子曰。所說何法。可得聞乎。曰。我初受教。未達深義。舍利子曰。願說所聞。馬勝乃隨宜演說。舍利子聞已。卽證初果。遂與其徒二百五十人。往詣佛所。世尊遙見。指告衆曰。我弟子中。智慧第一。至已頂禮。願從佛法。世尊告曰。善來比丘。聞是語時。戒品具足。過半月後。聞佛爲長爪梵志說法。聞餘論而感悟。遂證羅漢之果。其後阿難。

承佛告寂滅期。展轉相語。各懷悲感。舍利子深增戀仰。不忍見佛入般涅槃。遂請世尊。先入寂滅。世尊告曰。宜知是時。告謝門人。至本生里。侍者沙彌。遍告城邑。未生怨王及其國人。莫不風馳。皆悉雲會。舍利子廣為說法。聞已而去。於後夜分。正意繫心。入滅盡定。從定起已。而寂滅焉。

迦羅臂擊迦邑東南四五里。有窣堵波。是尊者舍利子門人。入涅槃處。或曰迦葉波佛在世時。有三拘廬。拘廬者唐言僧大阿羅漢。同於此地。無餘寂滅。

舍利子門人窣堵波東。行三十餘里。至因陀羅勢羅婁訶山。

唐言帝釋窟

其山巖谷杳冥。花林蔚鬱。嶺有兩峰。岌然特起。西峰南

巖間。有大石室。廣而不高。昔如來嘗於中止。時時天帝釋以四十二疑事。畫石請問。佛為演釋。其迹猶在。今作此像。擬昔聖儀。入中禮敬者。莫不肅然驚懼。山巖上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東峰上有伽藍。聞諸土俗曰。其中僧衆。或於夜分。望見西峰。石室佛像前。每有燈炬。常為照燭。

因陀羅勢羅婁訶山東峰。伽藍前有窣堵波。謂許贈反。娑唐言。

昔此伽藍。習翫小乘。小乘漸教也。故開三淨之食。而此伽藍。違而不墜。其後三淨。求不時獲。有比丘經行。忽見群鴈飛翔。戲言曰。今日衆僧中食不充。摩訶薩埵。宜知是時。言聲未絕。一鴈退飛。當其僧前。投身自殞。比丘見已。具白衆僧。聞者悲

感。咸相謂曰。如來設法。導誘隨機。我等守愚。違行漸教。大乘者正理也。宜改先執。務從聖旨。此鴈垂誠。誠爲明導。宜旌厚德。傳記終古。於是建窠堵波。式昭遺烈。以彼死鴈。瘞其下焉。因陁羅勢羅婁訶山東北。行百五六十里。至迦布德迦摩訶伽藍。僧徒二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伽藍東有窠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佛於此。爲諸大衆。一宿說法。時有羅者。於此林中。網捕羽族。一日不獲。遂作是言。我惟薄福。恒爲弊事。來至佛所。揚言唱曰。今日如來。於此說法。令我網捕。都無所得。妻孥飢餓。其計安出。如來告曰。汝應灑火。當與汝食。如來是時。化作大鵠。投火而死。羅者持歸。妻孥共食。其後重往佛所。如

來方便攝化。羅者聞法。悔過自新。捨家修學。便證聖果。因名所建。爲鵠伽藍。

迦布德迦伽藍南。二三里至孤山。其山崇峻。樹林鬱茂。名花清流。被崖緣壑。上多精舍靈廟。頗極剞劂之工。正中精舍。有觀自在菩薩像。軀量雖小。威神感肅。手執蓮華。頂戴佛像。常有數人。斷食要心。求見菩薩。七日二七日。乃至一月。其有感者。見觀自在菩薩。妙相莊嚴。威光赫奕。從像中出。慰喻其人。昔南海僧伽羅國王。清旦以鏡照面。不見其身。乃覩瞻部洲摩揭陁國多羅林中小山上。有此菩薩像。王深感慶。圖以營求。既至此山。寔唯肖似。因建精舍。興諸供養。自後諸王。尙想

遺風。遂於其側。建立精舍靈廟。香花伎樂。供養不絕。孤山觀自在菩薩像。東南行四十餘里。至一伽藍。僧徒五十餘人。並學小乘法教。伽藍前有大傘堵波。多有靈異。佛昔於此。爲梵天王等。七日說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伽藍東北行七十餘里。梵伽河南。至大聚落。人民殷盛。有數天祠。並窮彫飾。東南不遠。有大傘堵波。佛昔於此。一宿說法。從此東入山林中。行百餘里。至落般膩羅聚落。伽藍前有大傘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佛昔於此。三月說法。此北二三里。有大池。周三十餘里。四色蓮花。四時開發。從此東入大山林中。行二百餘里。至伊爛拏鉢伐多國。中印皮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九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十七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捨持寺沙門辯機撰

伊爛拏鉢伐多國。

瞻波國。

羯朱嚙祇羅國。

奔那伐彈那國。

迦摩縷波國。

三摩咀吒國。

耽摩栗底國。

羯羅拏蘇伐剌那國。

烏荼國。

恭御陁國。

羯陵伽國。

憍薩羅國。

力飯反。

案達羅國。

馱那羯磔迦國。

珠利耶國。

達羅毗荼國。

秣羅矩吒國。

伊爛拏鉢伐多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北臨菟伽河。周二十餘里。稼穡滋植。花菓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伽藍十餘所。僧徒四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居。近有鄰王。廢其國君。以大都城。持施衆僧。於此城中。建二伽藍。各減千僧。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大城側。臨菟伽河。有伊爛拏山。含吐煙霞。蔽虧日月。古今仙聖。繼踵棲神。今有天祠。尙遺遺則。在昔如來。亦嘗居此。爲諸

天人。廣說妙法。大城南有窣堵波。如來於此。三月說法。其傍則有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三佛經行西不遠。有窣堵波。是室縷多頻設底拘廐。

唐言聞二百億。舊譯

曰億耳。譯也。苾芻生處。昔此城有長者。豪貴巨富。晚有繼嗣。時有報

者。輒賜金錢二百億。因名其子聞二百億。洎乎成立。未曾履地。故其足跡。毛長尺餘。光潤細軟。色若黃金。珍愛此兒。備諸玩好。自其居家。以至雪山。亭傳連隅。僮僕交路。凡須妙藥。遞相告語。轉而以授。曾不踰時。其豪富如此。世尊知其善根將發也。命沒特伽羅子。而往化焉。既至門下。莫由自通。長者家祠日天。每晨朝時。東向以拜。是時尊者。以神通力。從日輪中。

降立於前。長者子疑曰天也。因施香飯而歸。其飯香氣。遍王舍城。時頻毗娑羅王。駭其異馥。命使歷問。乃竹林精舍。沒特伽羅子。自長者家持來。因知長者子。有此奇異。乃使召焉。長者承命。思何安步。泛舟鼓棹。有風波之危。乘車馭象。懼蹶墮之患。於是自其居家。至王舍城。鑿渠通漕。流滿芥子。御舟安止。長緇以引。至王舍城。先禮世尊。世尊告曰。頻毗娑羅王。命使召汝。無過欲見足下毛耳。王欲觀者。宜結跏坐。伸脚向王。國法當死。長者子受誨而往。引入廷謁。王欲視毛。乃跏趺坐。王善其有禮。特深珍愛。亦既得歸。還至佛所。如來是時。說法海喻。聞而感悟。遂卽出家。於是精勤修習。思求果證。經行不

捨。足遂流血。世尊告曰。汝善男子。在家之時。知鼓琴耶。曰知。若然者。以此爲喻。絃急則聲不合韻。絃緩則調不和雅。非急非緩。其聲乃和。夫修行者亦然。急則身疲心怠。緩則情舒志逸。承佛指教。奉以周旋。如是不久。便獲果證。

國西界。旃伽南。至小孤山。重巖窈窕。昔佛於此。三月安居。降薄句羅藥叉。山東南巖下大石。上有佛坐跡。入石寸餘。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其上則建傘堵波焉。次南石上。則有佛置拈稚迦即深瓶也。舊曰軍持瓶略也。跡。深寸餘。作八出花文。佛坐跡東南不遠。有薄句羅藥叉脚跡。長尺五六寸。廣七八寸。深減二寸。藥叉跡後。有石佛坐像。高六七尺。次西不遠。有佛經行之處。其

山頂上有藥叉故室。次北有佛足跡。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深可半寸。其跡上有窳堵波。如來昔日降伏藥叉。令不煞人。食肉。敬受佛戒。後得生天。此西有溫泉六七所。其水極熱。國南界大山林中。多諸野象。其形偉大。從此順旃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至瞻波國。中印度境。瞻波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北背旃伽河。周四十餘里。土地墊濕。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質。伽藍數十所。多有傾毀。僧徒二百餘人。習小乘教。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居。都城壘甃。其高數丈。基址崇峻。却敵高險。在昔劫初。人物伊始。野居穴處。未知宮室。後有天女。降迹人中。遊旃伽河。潞流自媚。

感靈有娠。生四子焉。分瞻部洲。各擅區宇。建都築邑。封豷畫界。此則一子之國都。瞻部洲諸城之始也。城東百四五十里。旃伽河南。水環孤嶼。崖巖崇峻。上有天祠。神多靈感。鑿崖爲室。引流成沼。花林奇樹。巨石危峰。仁智所居。觀者忘返。國南境山林中。野象猛獸。群遊千數。自此東行四百餘里。至羯朱。嗚祇羅國。彼俗或謂姆姆揭羅國中印度境。羯朱。嗚祇羅國。周二千餘里。土地泉濕。稼穡豐盛。氣序溫風。俗順。敦尚高才。崇貴學藝。伽藍六七所。僧徒三百餘人。天祠十所。異道雜居。自數百年。王族絕嗣。役屬鄰國。所以城郭丘墟。多居村邑。故戒日王。遊東印度。於此築宮。理諸國務。至則

葺茅爲宇。去則縱火焚燒。國南境多野象。北境去旃伽河不遠。有大高臺。積壘甄石。而以建焉。基址廣峙。刻彫奇製。周其方面。鏤衆聖像。佛及天形。區別而作。自此東渡旃伽河。行六百餘里。至奔那伐彈那國。中印度境

奔那伐彈那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居人殷盛。池館花林。往往相間。土地卑濕。稼穡滋茂。般核娑菓。既多且貴。其菓大如冬瓜。熟則黃赤。剖之中有數十小菓。大如鶴卵。又更破之。其汁黃赤。其味甘美。或在樹枝。如衆菓之結實。或在樹根。若伏苓之在土。氣序調暢。風俗好學。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百所。異道雜居。

露形尼乾。寔繁其黨。

城西二十餘里。有跋始婆僧伽藍。庭宇顯敞。臺閣崇高。僧徒七百餘人。並學大乘教法。東印度境。碩學名僧。多在於此。其側不遠。有率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三月在此。爲諸天人。說法之處。或至齋日。時燭光明。其側則有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去此不遠。復有精舍。中作觀自在菩薩像。神鑿無隱。靈應有徵。遠近之人。絕粒祈請。自此東行九百餘里。渡大河。至迦摩縷波國。東印度境

迦摩縷波國。周萬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泉濕。稼穡時播。般核娑菓。那羅雞羅菓。其樹雖多。彌復珍貴。河流湖

陂。交帶城邑。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語言少異。中印度。性甚獷暴。志存強學。宗事天神。不信佛法。故自佛興。以迄于今。尙未建立伽藍。招集僧侶。其有淨信之徒。但竊念而已。天祠數百。異道數萬。

今王本那羅延天之祚胤。婆羅門之種也。字婆塞羯羅。伐摩

唐書 日內。号拘摩羅。

唐書 童子。

自據罽土。奕葉君臨。逮於今王。歷千世

矣。君上好學。衆庶從化。遠方高才。慕義客遊。雖不淳信佛法。然敬高學沙門。初聞有至那國沙門。在摩揭陁那爛陁僧伽藍。自遠方來。學佛深法。殷勤往復者再三。未從來命。時尸羅跋陁羅論師曰。欲報佛恩。當弘正法。子其行矣。勿憚遠涉。拘

摩羅王。世宗外道。今請沙門。斯善事也。因茲改轍。福利弘遠。子昔起廣大心。發弘誓願。孤遊異域。遺身求法。普濟含靈。豈徒鄉國。宜忘得喪。勿拘榮辱。宣揚聖教。開導群迷。先物後身。忘名弘法。於是辭不獲免。遂與使偕行。而會見焉。拘摩羅王曰。雖則不才。常慕高學。聞名雅尙。政事延請。曰寡能褊智。猥蒙流聽。拘摩羅王曰。善哉。慕法好學。顧身若浮。踰越重險。遠遊異域。斯則王化所由。國風尙學。今印度諸國。多有歌頌摩訶至那國秦王破陣樂者。聞之久矣。豈大德之鄉國耶。曰然。此歌者美我

君之德也。拘摩羅王曰。不意大德是此國人。常慕風化。東望

已久。山川道阻。無由自致。曰我

大君聖德遠洽。仁化遐被。殊俗異域。拜闕稱臣者衆矣。拘摩羅王曰。覆載若斯。心冀朝貢。今戒日王。在羯朱唄祇羅國。將設大施。崇樹福慧。五印度沙門婆羅門。有學業者。莫不召集。今遣使來請。願與同行。於是遂往焉。此國東。山阜連接。無大國都。境接西南夷。故其人類蠻獠矣。詳問土俗。可兩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險阻。嶂氣氛沴。毒虵毒艸。爲害滋甚。國之東南。野象群暴。故此國中。象軍特盛。從此南行千二三百里。至三摩呬吒國。東印度境

三摩呬吒國。周三千餘里。濱近大海。地遂卑濕。國大都城。周

二十餘里。稼穡滋植。花菓繁茂。氣序和。風俗順。人性剛烈。形單色黑。好學勸勵。邪正兼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並皆遵習上座部學。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尼軋。其徒甚盛。去城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爲諸天人。於此七日說深妙法。傍有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去此不遠。伽藍中有青玉佛像。其高八尺。相好圓備。靈應時効。從此東北。大海濱山谷中。有室利差咀羅國。次東南大海隅。有迦摩浪迦國。次東有墮羅鉢底國。次東有伊賞那補羅國。次東有摩訶瞻波國。卽此云林邑是也。次西南有閻摩那洲國。凡此六國。山川道阻。不入其境。然風俗壤界。聲聞可知。自三

摩咀吒國。西行九百餘里。至耽摩栗底國。

東印度境。

耽摩栗底國。周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濱近海垂。土地卑濕。稼穡時播。花菓茂盛。氣序溫暑。風俗躁烈。人性剛勇。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衆千餘人。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國濱海隅。水陸交會。奇珍異寶。多聚此國。故其國人。大抵殷富。城側率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羯羅拏蘇伐刺

那國。

東印度境。

羯羅拏蘇伐刺那國。周四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下濕。稼穡時播。衆花滋茂。珍菓

繁植。氣序調暢。風俗淳和。好尚學藝。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餘所。異道甚多。別有三伽藍。不食乳酪。遵提婆達多遺訓也。

大城側。有絡多未知僧伽藍。

唐書亦泥。

庭宇顯敞。臺閣崇峻。國中

高才達學。聰敏有聞者。咸集其中。警誠相成。琢磨道德。初此國未信佛法時。南印度有一外道。腹錮銅鏃。首戴明炬。杖策高步。來入此城。振擊論鼓。求欲談議。或者問曰。首腹何異。曰。吾學藝多能。恐腹拆裂。悲諸愚闇。所以持照。時經旬日。人無問者。詢訪髦彥。莫有異人。王曰。合境之內。豈無明哲。客難不酬。爲國深恥。宜更營求。訪諸幽隱。或曰。大林中有異人。其自

稱曰沙門。強學是務。今屏居幽寂。久矣于茲。悲夫體法合德。何能若此者乎。王聞之。躬往請焉。沙門對曰。我南印度人也。客遊止此。學業膚淺。恐黜所聞。敢承來旨。不復固辭。論議無負。請建伽藍。招集僧徒。光讚佛法。王曰。敬聞。不敢忘德。沙門受請。往赴論場。外道於是。誦其宗致。三萬餘言。其義遠。其文約。苞含名相。網羅視聽。沙門一聞究覽。辯義無謬。以數百言。辯而釋之。因問宗致。外道辭窮理屈。杜口不酬。既折其名。負恥而退。王深敬德。建此伽藍。自時厥後。方弘法教。伽藍側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在昔如來。於此七日。說法開導。其側精舍。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有數窣

堵波。並是如來說法之處。無憂王之所建也。從此西南。行七
百餘里。至烏茶國。東印度境

烏茶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膏腴。穀稼茂盛。凡諸菓實。頗大諸國。異草名花。難以稱述。氣序溫暑。風俗獷烈。人貌魁梧。容色黧黑。言辭風調。異中印度。好學不倦。多信佛法。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五十所。異道雜居。諸窣堵波。凡十餘所。並是如來說法之處。無憂王之所建也。

國西南境。大山中。有補瑟波祇釐僧伽藍。其石窣堵波。極多靈異。或至齋日。時燭光明。故諸淨信。遠近咸會。持妙花蓋。競

修供養。承露盤下。覆鉢勢上。以花蓋倚。置之便住。若礎石之吸針也。此西北山。伽藍中。有傘堵波。所異同前。此二傘堵波者。神鬼所建。靈奇若斯。

國東南境。臨大海濱。有折利咀羅城。唐曰發柁周二十餘里。入海

商人。遠方旅客。往來中止之路也。其城堅峻。多諸奇寶。城外

鱗次。有五伽藍。臺閣崇高。尊像工麗。南去僧伽羅國。二萬餘

里。靜夜遙望。見彼國佛牙傘堵波上寶珠。光明離然。如明

炬之懸燭也。自此西南大林中。行千二百餘里。至恭御陁國

東印度地

恭御陁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濱近海隅。山阜

隱軫。土地墊濕。稼穡時播。氣序溫暑。風俗勇烈。其形偉。其貌

黑。粗有禮義。不甚欺詐。至於文字。同中印度。語言風調。頗有

異焉。崇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百餘所。異道萬餘人。國境之

內。數十小城。接山嶺。據海交。城既堅峻。兵又敢勇。威雄隣境。

遂無強敵。國臨海濱。多有奇寶。螺貝珠璣。斯為貨用。出大青

象。超乘致遠。從此西南。入大荒野。深林巨木。干霄蔽日。行千

四五百里。至羯餒。力飯反伽國。南印度地

羯餒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稼穡時播。花

果具繁。林藪聯綿。動數百里。出青野象。隣國所奇。氣序暑熱。

風俗躁暴。性多狷狹。志存信義。言語輕捷。音調質正。辭旨風

則頗與中印度異焉。少信正法。多遵外道。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甚衆。多是尼軋之徒也。

羯陵伽國。在昔之時。民俗殷盛。肩摩袂擊。舉袂成帷。有五通仙。棲巖養素。人或陵觸。退失神通。以惡呪術。殘害國人。少長無遺。賢愚俱喪。人煙斷絕。多歷年所。頗漸遷居。猶未充實。故今此國。人戶尙少。

城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國境北垂。大山嶺上。有石窣堵波。高百餘尺。是劫初時。人壽無量歲。有獨覺。於此入寂滅焉。自

此西北。山林中行千八百餘里。至憍薩羅國。

中印度境

憍薩羅國。周六千餘里。山嶺周境。林藪連接。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壤膏腴。地利滋盛。邑里相望。人戶殷實。其形偉。其色黑。風俗剛猛。人性勇烈。邪正兼信。學藝高明。王刹帝利也。崇敬佛法。仁慈深遠。伽藍百餘所。僧徒減萬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七十餘所。異道雜居。

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傍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曾於此處。現大神通。摧伏外道。後龍猛菩薩。止此伽藍。時此國王。号娑多婆訶。唐書引正。珍敬龍猛。周衛門廬。時提婆菩薩。自執師子國來。求論義。謂門者曰。幸爲通謁。時門者遂爲白。

龍猛雅知其名。盛滿鉢水。命弟子曰。汝持是水。示彼提婆。提婆見水。默而投針。弟子持鉢。懷疑而返。龍猛曰。彼何辭乎。對曰。默無所說。但投針於水而已。龍猛曰。智矣哉。若人也。知幾其神。察微亞聖。盛德若此。宜速命入。對曰。何謂也。無言妙辯。斯之是歟。曰。夫水也者。隨器方圓。逐物清濁。彌滂無間。澄湛莫測。滿而示之。比我學之智周也。彼乃投針。遂窮其極。此非常人。宜速召進。而龍猛風範。悚然肅物。言談者皆伏抑首。提婆素挹風徽。久希請益。方欲受業。先騁機神。雅懼威嚴。昇堂辟坐。談玄永日。辭義清高。龍猛曰。後學冠世。妙辯光前。我惟衰耄。遇斯俊彥。誠乃寫瓶有寄。傳燈不絕。法教弘揚。伊人是

賴。幸能前席。雅談玄奧。提婆聞命。心獨自負。將開義府。先遊辯囿。提振辭端。仰視質義。忽覩威顏。忘言杜口。避坐引責。遂請受業。龍猛曰。復坐。今將授子至真妙理。法王誠教。提婆五體投地。一心歸命。曰。而今而後。敢聞命矣。龍猛菩薩。善閑藥術。凜餌養生。壽年數百。志貌不衰。引正王既得妙藥。壽亦數百。王有稚子。謂其母曰。如我何時。得嗣王位。母曰。以今觀之。未有期也。父王年壽。已數百歲。子孫老終者。蓋亦多矣。斯皆龍猛福力所加。藥術所致。菩薩寂滅。王必殞落。夫龍猛菩薩。智慧弘遠。慈悲深厚。周給群有。身命若遺。汝宜往彼。試從乞頭。若遂此志。當果所願。王子恭承母命。來至伽藍。門者敬懼。

故得入焉。時龍猛菩薩。方讚誦經行。忽見王子。佇而謂曰。今夕何因。降跡僧坊。若危若懼。疾驅而至。對曰。我承慈母餘論。語及行捨之士。以爲含生寶命。經語格言。未有輕捨報身。施諸求欲。我慈母曰。不然。十方善逝。三世如來。在昔發心。逮乎證果。勤求佛道。修習戒忍。或投身仆獸。或割肌救鵠。月光王施婆羅門頭。慈力王飲餓藥。又血。諸若此類。羌難備舉。求之先覺。何代無人。今龍猛菩薩。篤斯高志。我有所求。人頭爲用。招募累歲。未之有捨。欲行暴劫。然則罪累尤多。虐害無辜。穢德彰顯。惟菩薩修習聖道。遠期佛果。慈霑有識。惠及無邊。輕生若浮。賤身如朽。不違本願。垂允所求。龍猛曰。愈。誠哉是言。

也。我求佛聖果。我學佛能捨。是身如響。是身如泡。流轉四生。去來六趣。宿契弘誓。不違物欲。然王子有一不可者。其將若何。我身既終。汝父亦喪。願斯爲意。誰能濟之。龍猛徘徊。願視求所絕命。以乾茅葉。自刎其頸。若利劍斷割。身首異處。王子見已。驚奔而去。門者上白。具陳始末。王聞哀感。果亦命終。國西南三百餘里。至跋邏末羅耆釐山。唐書岌然特起。峯巖附險。既無崖谷。宛如全石。引正王爲龍猛菩薩。鑿此山中。建立伽藍。去山十數里。鑿開孔道。當其山下。仰鑿疏石。其中則長廊步簷。崇臺重閣。閣有五層。層有四院。並建精舍。各鑄金像。量等佛身。妙窮工思。自餘莊嚴。唯飾金寶。從山高峯。臨注飛

泉周流重閣。交帶廊廡。踈寮外穴。明燭中宇。初引正王。建此伽藍也。人力疲竭。府庫空虛。功猶未半。心甚憂戚。龍猛謂曰。大王何故。若有憂負。王曰。輒運大心。敢樹勝福。期之永固。待至慈氏。功績未成。財用已竭。每懷此恨。坐而待旦。龍猛曰。勿憂。崇福勝善。其利不窮。有興弘願。無憂不濟。今日還宮。當極歡樂。後晨出遊。歷覽山野。已而至此。平議營建。王既受誨。奉以周旋。龍猛菩薩以神妙藥。滴諸大石。並變爲金。王遊見金。心口相賀。迴駕至龍猛所。曰。今日畋遊。神鬼所惑。山林之中。時見金聚。龍猛曰。非鬼惑也。至誠所感。故有此金。宜時取用。濟成勝業。遂以營建。功畢有餘。於是五層之中。各鑄四大金。

像。餘尙盈積。充諸帑藏。招集千僧。居中禮誦。龍猛菩薩以釋迦佛所宣教法。及諸菩薩所演述論。鳩集部別。藏在其中。故上第一層。唯置佛像及諸經論。下第五層。居止淨人。資產什物。中間三層。僧徒所舍。聞諸先志曰。引正王營建已畢。計工人所食鹽價。用九拘廼拘廼者唐言健金錢。其後僧徒忿諍。就王平議。時諸淨人。更相謂曰。僧徒諍起。言議相乖。凶人伺隙。毀壞伽藍。於是重閣反拒。以擯僧徒。自尔已來。無復僧衆。遠矚山巖。莫知門徑。時引善醫方者。入中療疾。蒙面入出。不識其路。從此大林中。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羅國。南印度境案達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号瓶耆羅。土

地良沃。稼穡豐盛。氣序溫暑。風俗猛暴。語言辭調。異中印度。至於文字。軌則大同。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天祠三十餘所。異道寔多。

瓶耆羅城。側不遠。有大伽藍。重閣層臺。製窮剗。佛像聖容。麗極工思。伽藍前有石窠堵波。高百尺。並阿折羅唐言阿羅漢之所建也。

所行羅漢伽藍西南不遠。有窠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說法。現大神通。度無量衆。

所行羅漢伽藍西南行二十餘里。至孤山。山嶺有石窠堵波。陳那唐言菩薩。於此作因明論。陳那菩薩者。佛去世後。承風染

衣。智願廣大。慧力深固。愍世無依。思弘聖教。以爲因明之論。言深理廣。學者虛功。難以成業。乃匿迹幽巖。栖神寂定。觀述作之利害。審文義之繁約。是時崖谷震響。煙雲變采。山神捧菩薩。高數百尺。唱如是言。昔佛世尊。善權導物。以慈悲心。說因明論。綜括妙理。深究微言。如來寂滅。大義泯絕。今者陳那菩薩。福智悠遠。深達聖旨。因明之論。重弘茲日。菩薩乃放大光明。照燭幽昧。時此國王。深生尊敬。見此光明相。疑入金剛定。因請菩薩。證無生果。陳那曰。吾入定觀察。欲釋深經。心期正覺。非願無生果也。王曰。無生之果。衆聖欣仰。斷三界欲。洞三明智。斯盛事也。願疾證之。陳那是時。心悅王請。方欲證受。

無學聖果。時妙吉祥菩薩。知而惜焉。欲相警誡。乃彈指悟之。而告曰。惜哉。如何捨廣大心。為狹劣志。從獨善之懷。棄兼濟之願。欲為善利。當廣傳說。慈氏菩薩所製瑜伽師地論。導誘後學。為利甚大。陳那菩薩敬受指誨。奉以周旋。於是覃思沈研。廣因明論。猶恐學者懼其文微辭約也。乃舉其大義。綜其微言。作因明論。以導後進。自茲已後。宣暢瑜伽。盛業門人。有知當世。從此林野中。南行千餘里。至馱那羯磔迦國。亦謂大安遠國南印度境。馱那羯磔迦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荒野多。邑居少。氣序溫暑。人貌黧黑。性猛烈。好

學藝。伽藍鱗次。荒蕪已甚。存者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並多習學大衆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寔多。

城東據山。有弗婆勢羅

唐言東山

僧伽藍。城西據山。有阿伐羅勢

羅

唐言西山

僧伽藍。此國先王。為佛建焉。冥川通徑。踰崖峙閣。長

廊步簷。枕巖接岫。靈神警衛。聖賢遊息。自佛寂滅。千年之內。每歲有千凡夫僧。同入安居。其解安居日。皆證羅漢。以神通力。凌虛而去。千年之後。凡聖同居。自百餘年。無復僧侶。而山神易形。或作豺狼。或為猿狖。驚恐行人。以故空荒。間無僧衆。城南不遠。有大山巖。婆毗吠伽。唐言論師論師。住阿素洛宮。待見慈氏菩薩成佛之處。論師雅量弘遠。至德深遠。外示僧法之

服。內弘龍猛之學。聞摩揭陀國護法菩薩。宣揚法教。學徒數千。有懷談議。杖錫而往。至波吒釐城。知護法菩薩在菩提樹。論師乃命門人曰。汝行詣菩提樹護法菩薩所。如我辭曰。菩薩宣揚道教。導誘迷徒。仰德虛心。爲日已久。然以宿願未果。遂乖禮謁。菩提樹者。誓不空見。見當有證。稱天人師。護法菩薩謂其使曰。人世如幻。身命若浮。渴日勤誠。未遑談議。人信往復。竟不會見。論師既還本土。靜而思曰。非慈氏成佛。誰決我疑。於觀自在菩薩像前。誦隨心陀羅尼。絕粒飲水。時歷三歲。觀自在菩薩乃現妙色身。謂論師曰。何所志乎。對曰。願留此身。待見慈氏。觀自在菩薩曰。人命危脆。世間浮幻。宜修勝

善。願生觀史多天。於斯禮覲。尙速待見。論師曰。志不可奪。心不可貳。菩薩曰。若然者。宜往馱那羯磔迦國。城南山巖。執金剛神所。至誠誦持執金剛陀羅尼者。當遂此願。論師於是。往而誦焉。三歲之後。神乃謂曰。伊何所願。若此勤勵。論師曰。願留此身。待見慈氏。觀自在菩薩。指遣來請。成我願者。其在神乎。神乃授秘方。而謂之曰。此巖石內。有阿素洛宮。如法行請。石壁當開。開卽入中。可以待見。論師曰。幽居無覩。詎知佛興。執金剛曰。慈氏出世。我當相報。論師受命。專精誦持。復歷三歲。初無異想。呪芥子。以擊石巖壁。豁而洞開。是時百千萬衆。觀覩忘返。論師跨其戶。而告衆曰。吾久祈請。待見慈氏。聖靈

警祐。大願斯遂。宜可入此。同見佛興。聞者怖駭。莫敢履戶。謂是毒虵之窟。恐喪身命。再三告語。唯有六人從入。論師願謝時衆。從容而入。入之既已。石壁還合。衆皆怨嗟。恨前言之過也。自此西南。行千餘里。至珠利耶國。南印度境珠利耶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土野空曠。藪澤荒蕪。居戶寡少。群盜公行。氣序溫暑。風俗紆宄。人性熾烈。崇信外道。伽藍頽毀。粗有僧徒。天祠數十所。多露形外道也。

城東南不遠。有傘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嘗於此處。現大神通。說深妙法。摧伏外道。度諸天人。

城西不遠。有故伽藍。提婆菩薩。與羅漢論議之處。初提婆菩薩。聞此伽藍。有嗚咄羅。唐言阿羅漢。得六神通。具八解脫。遂

來遠尋。觀其風範。既至伽藍。投羅漢宿。羅漢少欲知足。唯置一牀。提婆既至。無以爲席。乃聚落葉。指令就坐。羅漢入定。夜分方出。提婆於是。陳疑請決。羅漢隨難爲釋。提婆尋罄重質。第七轉已。杜口不酬。竊運神通力。往覘史多天。請問慈氏。慈氏爲釋。因而告曰。彼提婆者。曠劫修行。實劫之中。當紹佛位。非尔所知。宜深禮敬。如彈指頃。還復本座。乃復抑揚妙義。剖枿微言。提婆謂曰。此慈氏菩薩聖智之釋也。豈仁者所能詳究哉。羅漢曰。然。如來旨。於是避席禮謝。深加敬歎。從此南入

林野中。行千五六百里。至達羅毗茶國。南即度境。達羅毗茶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号逮志補羅。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豐盛。多花菓。出寶物。氣序溫暑。風俗勇烈。深篤信義。高尚博識。而語言文字。少異中印度。伽藍百餘所。僧徒万餘人。皆遵學上座部法。天祠八十餘所。多露形外道也。如來在世。數遊此國。說法度人。故無憂王。於諸聖跡。皆建翠堵波。逮志補羅城者。即達磨波羅。唐言維法。菩薩本生之城。菩薩此國大臣之長子也。幼懷雅量。長而弘遠。年方弱冠。王姬下降。禮筵之夕。憂心慘悽。對佛像前。殷懃祈請。至誠所感。神負遠遁。去此數百里。至山伽藍。坐佛堂中。有僧開戶。見此少

年。疑其盜也。更詰問之。菩薩具懷指告。因請出家。衆咸驚異。遂允其志。王乃宣命。推求遐邇。乃知菩薩神負遠塵。王之知也。增深敬異。自染衣已。篤學精勤。令問風範。語在前記。城南不遠。有大伽藍。國中聰叡。同類萃止。有翠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說法。摧伏外道。廣度人天。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南行三千餘里。至秣羅矩吒國。亦謂枳秣羅國。南印度境。秣羅矩吒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田舄鹵。地利不滋。海渚諸珍。多聚此國。氣序炎熱。人多釐黑。志性剛烈。邪正兼崇。不尚遊藝。唯善逐利。伽藍故基。寔多餘址。存者

既少。僧徒亦寡。天祠數百。外道甚衆。多露形之徒也。城東不遠。有故伽藍。庭宇荒蕪。基址尙在。無憂王弟。大帝之所建也。其東有窰堵波。崇基已陷。覆鉢猶存。無憂王之所建立。在昔如來。於此說法。現大神通。度無量衆。用彰聖迹。故此標建。歲久。彌神。祈願或遂。

國南濱海。有秣刺耶山。崇崖峻嶺。洞谷深澗。其中則有白檀香樹。栴檀。你婆樹。類白檀。不可以別。唯於盛夏。登高遠瞻。其有大蛇。縈者。於是知之。猶其木性涼冷。故蛇盤也。既望見已。射箭爲記。冬蟄之後。方乃採伐。羯布羅香樹。松身異葉。花菓斯別。初採既濕。尙未有香。木乾之後。循理而析。其中有香。狀

若雲母。色如水雪。此所謂龍腦香也。

秣刺耶山東。有布坦落迦山。山徑危險。巖谷欹傾。山頂有池。其水澄鏡。流出大河。周流繞山二十匝。入南海。池側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往來遊舍。其有願見菩薩者。不顧身命。厲水登山。忘其艱險。能達之者。蓋亦寡矣。而山下居人。祈心請見。或作自在天形。或爲塗灰外道。慰喻其人。果遂其願。從此山東北。海畔有城。是往南海僧伽羅國路。聞諸土俗曰。從此入海。東南可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國。唐言執師子。非印度之境。大唐西域記卷第十。

甲辰藏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一。二十三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捺持寺沙門辨機撰。

僧伽羅國。

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

茶建那補羅國。

摩訶刺佉國。

跋祿羯咄

昌葉反

婆國。

摩臘婆國。

阿吒釐國。

契吒國。

伐臘毗國。

阿難陀補羅國。

蘇刺佉國。

瞿折羅國。

鄔闍衍那國。

擲杓陁國。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

信度國。

茂羅三部盧國。

鉢伐多國。

阿點婆翅羅國。

狼揭羅國。

波刺斯國。雖非印度之國。略次附出。舊曰波斯。

臂多勢羅國。

阿鞞茶國。

伐刺挈國。

僧伽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地沃壤。氣序溫暑。稼穡時播。花果具繁。人戶殷盛。家產富饒。其形卑黑。其性獷烈。好學尚德。崇善勤福。此國本寶渚也。多有珍寶。棲止鬼神。其後南印度。有一國王。女妙鄰國。吉日送歸。路逢師

子。侍衛之徒。棄女逃難。女居叢中。心甘喪命。時師子王。負女而去。入深山處幽谷。捕鹿採菓。以時資給。既積歲月。遂孕男女。形貌同人。性種畜也。男漸長大。力格猛獸。年方弱冠。人智斯發。謂其母曰。我何謂乎。父則野獸。母乃是人。既非族類。如何配偶。母乃述昔事。以告其子。曰。人畜殊途。宜速逃逝。母曰。我先已逃。不能自濟。其子於後。逐師子父。登山踰嶺。察其遊止。可以逃難。伺父去已。遂擔負母妹。下趨人里。母曰。宜各慎密。勿說事源。人或知聞。輕鄙我等。於是至父本國。國非家族。宗祀已滅。投寄邑人。人謂之曰。尔曹何國人也。曰。我本此國。流離異域。子母相携。來歸故里。人皆哀愍。更共資給。其師子

王還無所見。追戀男女。憤恚既發。便出山谷。往來村邑。咆哮震吼。暴害人物。殘毒生類。邑人輒出。遂取而煞。擊鼓吹貝。負弩持矛。羣從成旅。然後免害。其王懼仁化之不洽也。乃縱獵者。期於擒獲。王躬率四兵。衆以萬計。掩薄林藪。弥跨山谷。師子震吼。人畜辟易。既不擒獲。尋復招募。其有擒執師子。除國患者。當酬重賞。式旌茂績。其子聞王之令。乃謂母曰。飢寒已甚。宜可應募。或有所得。以相撫育。母曰。言不可若是。彼雖畜也。猶謂父焉。豈以艱辛。而興逆害。子曰。人畜異類。禮義安在。既以違阻。此心何冀。乃袖小刀。出應招募。是時千衆萬騎。雲屯霧合。師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卽其前。父遂馴伏。於是

乎親愛忘怒。乃刺刃於腹中。尙懷慈愛。猶無忿毒。乃至刳腹。含苦而死。王曰。斯何人哉。若此之異也。誘之以福利。震之以威禍。然後具陳始末。備述情事。王曰。逆哉。父而尙害。况非親乎。畜種難馴。兇情易動。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斷父之命。其心逆矣。重賞以酬其功。遠放以誅其逆。則國典不虧。王言不二。於是裝二大船。多儲糧糗。母留在國。周給賞功。子女各從一舟。隨波飄蕩。其男船泛海。至此寶渚。見豐珍玉。便於中止。其後商人探寶。復至渚中。乃煞其商主。留其子女。如是繁息。子孫衆多。遂立君臣。以位上下。建都築邑。據有壘域。以其先祖擒執師子。因舉元功。而爲國号。其女船者。泛至波刺斯西。神

鬼所魅。產育群女。故今西大女國是也。故師子國人。形貌卑黑。方願大類。情性獷烈。安忍鳩毒。斯亦猛獸遺種。故其人多勇健。斯一說也。佛法所記則曰。昔此寶洲大鐵城。中五百羅刹女之所居也。城樓之上。豎二高幢。表吉凶之相。有吉事吉幢動。有凶事凶幢動。恒伺商人至寶洲者。便變爲美女。持香花。奏音樂。出迎慰問。誘入鐵城。樂譙會已。而置鐵牢中。漸取食之。時瞻部洲有大商主僧伽者。其子字僧伽羅。父既年老。代知家務。與五百商人。入海探寶。風波飄蕩。遇至寶洲。時羅刹女。望吉幢動。便賫香花。鼓奏音樂。相携迎候。誘入鐵城。商主於是對羅刹女王。歡娛樂會。自餘商侶。各相配合。弥歷歲

時。皆生一子。諸羅刹女。情踈故人。欲幽之鐵牢。更伺商侶。時僧伽羅。夜感惡夢。知非吉祥。竊求歸路。遇至鐵牢。乃聞悲號之聲。遂昇高樹。問曰。誰相拘繫。而此怨傷。曰。尔不知耶。城中諸女。並是羅刹。昔誘我曹。入城娛樂。君既將至。幽牢我曹。漸充所食。今已太半。君等不久。亦遭此禍。僧伽羅曰。當圖何計。可免危難。對曰。我聞海濱有一天馬。至誠祈請。必相濟渡。僧伽羅聞已。竊告商侶。共望海濱。專精求救。是時天馬來告人曰。尔輩各執我毛鬣。不迴顧者。我濟汝曹。越海免難。至瞻部洲。吉達鄉國。諸商人奉指告。專一無二。執其鬣鬣。天馬乃騰蹏雲路。越濟海岸。諸羅刹女。忽覺夫逃。遞相告語。異其所去。

各携稚子。凌虛往來。知諸商人。將出海濱。遂相召命。飛行遠訪。嘗未踰時。遇諸商侶。悲喜俱至。涕淚交流。各掩泣而言曰。我惟感遇。幸會良人。室家有慶。恩愛已久。而今遠棄妻子。孤遺悠悠。此心誰其能忍。幸願留顧。相與還城。商人之心。未肯迴慮。諸羅刹女。策說無功。遂縱妖媚。備行嬌惑。商侶愛戀。情難堪忍。心疑去留。身皆退墮。羅刹諸女。更相拜賀。與彼商人。攜持而去。僧伽羅者。智慧深固。心無滯累。得越大海。免斯危難。時羅刹女王。空還鐵城。諸女謂曰。汝無智略。爲夫所棄。既寡藝能。宜勿居此。時羅刹女王。持所生子。飛至僧伽羅前。縱極媚惑。誘請令還。僧伽羅口誦神呪。手揮利劍。叱而告曰。汝

是羅刹。我乃是人。人鬼異路。非其匹合。若苦相逼。當斷汝命。羅刹女知誘惑之不遂也。凌虛而去。至僧伽羅家。詐其父僧伽曰。我是某國王女。僧伽羅娶我爲妻。生一子矣。費持寶貨。來還鄉國。泛海遭風。舟楫漂沒。唯我子母及僧伽羅。僅而獲濟。山川道阻。凍餒艱辛。一言忤意。遂見棄遺。誓言不遜。罵爲羅刹。歸則家國遼遠。止則孤遺羈旅。進退無依。敢陳情事。僧伽曰。誠如所言。宜時卽入室。居未久。僧伽羅至。父謂之曰。何重財寶。而輕妻子。僧伽羅曰。此羅刹女也。則以先事。具白父母。而親宗戚屬。咸事驅逐。時羅刹女。遂以訴王。王欲罪僧伽羅。僧伽羅曰。羅刹之女。情多妖惑。王以爲不誠也。而情悅其

淑美謂僧伽羅曰。必棄此女。今留後宮。僧伽羅曰。恐爲災禍。斯旣羅刹。食唯血肉。王不聽僧伽羅之言。遂納爲妻。其後夜分。飛還寶渚。召餘五百羅刹鬼女。共至王宮。以毒呪術。殘害宮中。凡諸人畜。食肉飲血。持其餘屍。還歸寶渚。旦日群臣朝集王門。閉而不開。候聽久之。不聞人語。於是排其戶。闢其門。相從趨進。遂至宮庭。聞其無人。唯有骸骨。群官僚佐。相顧失圖。悲號慟哭。莫測禍源。僧伽羅具告始末。臣庶信然。禍自招矣。於是國輔老臣。群官宿將。歷問明德。推據崇高。咸仰僧伽羅之福智也。乃相議曰。夫君人者。豈苟且哉。先資福智。次體明哲。非福智無以享寶位。非明哲何以理機務。僧伽羅者。斯

其人矣。夢察禍機。感應天馬。忠以諫主。智足謀身。曆運在茲。惟新成詠。衆庶樂推。尊立爲王。僧伽羅辭不獲免。允執其中。恭揖群官。遂卽王位。於是沿革前弊。表式賢良。乃下令曰。吾先商侶。在羅刹國。死生莫測。善惡不分。今將救難。宜整兵甲。拯危恤患。國之福也。收珍藏寶。國之利也。於是治兵。浮海而往。時鐵城上。凶憤遂動。諸羅刹女。視而惶怖。便縱妖媚。出迎誘誑。王素知其詐。令諸兵士。口誦神呪。身奮武威。諸羅刹女。踴墜退敗。或逃隱孤島。或沈溺洪流。於是毀鐵城。破鐵牢。救得商人。多獲珠寶。招募黎庶。遷居寶洲。建都築邑。遂有國焉。因以王名而爲國号。僧伽羅者。則釋迦如來本生之事也。

僧伽羅國。先時唯宗淫祀。佛去世後。第一百年。無憂王弟摩醯因陁羅。捨離欲愛。志求聖果。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足步虛空。來遊此國。弘宣正法。流布遺教。自茲已降。風俗淳信。伽藍數百所。僧徒二萬餘人。遵行大乘。上座部法。佛教至後二百餘年。各擅專門。分成二部。一曰摩訶毗訶羅住部。斥大乘習小教。二曰阿跋耶祇釐住部。學兼二乘。弘演三藏。僧徒乃戒行貞潔。定慧凝明。儀範可師。濟濟如也。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高數百尺。瑩以珠珍。飾之奇寶。精舍上建表柱。置鉢曇摩羅加大寶。寶光赫奕。聯暉照曜。晝夜遠望。爛若明星。王以佛牙。日三灌洗。香水香末。或溜或焚。務極珍奇。式修供養。

佛牙精舍側有小精舍。亦以衆寶而爲瑩飾。中有金佛像。此國先王等身而鑄。肉髻則貴寶飾焉。其後有盜。伺欲竊取。而重門周檻。衛守清切。盜乃鑿通孔道。入精舍而穴之。遂欲取寶。像漸高遠。其盜既不果求。退而歎曰。如來在昔。修菩薩行。起廣大心。發弘誓願。上自身命。下至國城。悲愍四生。周給一切。今者如何。遺像恠寶。靜言於此。不明昔行。像乃俯首。而授寶焉。是盜得已。尋持貨賣。人或見者。咸謂之曰。此寶乃先王金佛像頂髻寶也。余從何獲。來此鬻賣。遂擒以白王。王問所從得。盜曰。佛自與我。我非盜也。王以爲不誠。命使觀驗。像猶俯首。王覩聖靈。信心淳固。不罪其人。重贖其寶。莊嚴像髻。重

置頂焉。像因俯首。以至於今。

王宮側建大廚。日營萬八千僧食。食時既至。僧徒持鉢受饌。既得食已。各還其居。自佛教流被。建斯供養。子孫承統。繼業至今。十數年來。國中政亂。未有定主。乃廢斯業。

國濱海隅。地產珍寶。王親祠祭。神呈奇貨。都人士子。往來求採。稱其福報。所獲不同。隨得珠璣。賦稅有科。

國東南隅。有勸野跋迦山。巖谷幽峻。神鬼遊舍。在昔如來。於

此說跋迦經。

舊曰初伽經批也。

國南浮海數千里。至那羅稽羅洲。洲人卑小。長餘三尺。人身鳥喙。既無穀稼。唯食椰子。

那羅稽羅洲西。浮海數千里。孤島東崖有石佛像。高百餘尺。東面坐。以月愛珠爲肉髻。月將迴照。水卽懸流。滂滯崖嶺。臨注谿壑。時有商侶。遭風飄浪。隨波泛濫。遂至孤島。海鹹不可以飲。渴乏者久之。是時月十五日也。像頂流水。衆皆獲濟。以爲至誠所感。靈聖拯之。於卽留停。遂經數日。每月隱高巖。其水不流。時商主曰。未必爲濟我曹。而流水也。嘗聞月愛珠月光照。卽水流注耳。將非佛像頂上。有此寶耶。遂登崖而視之。乃以月愛珠爲像肉髻。常見其人。說其始末。

國西浮海數千里。至大寶洲。無人居止。唯神棲宅。靜夜遙望。光燭山水。商人往之者多矣。咸無所得。自達羅毗茶國。北入

林野中。歷孤城過小邑。凶人結黨。作害羈旅。行二千餘里。至
茶建那補羅國。南印度境。

茶建那補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膏
腴。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躁烈。形貌鰲黑。情性獷暴。好學
業。尚德藝。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
祠數百。異道雜居。

王宮城側。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寔唯俊彥也。伽藍大精
舍。高百餘尺。中有一切義成太子寶冠。高減二尺。飾以寶珍。
盛以寶函。每至齋日。出置高座。香花供養。時放光明。

城側大伽藍中。有精舍。高五十餘尺。中有刻檀慈氏菩薩像。

高十餘尺。或至齋日。神光照燭。是聞二百億羅漢之所造也。
城北不遠。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
國書寫。莫不採用。林中有傘堵波。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
迹之所。其側則有聞二百億羅漢遺身舍利傘堵波也。
城東不遠。有傘堵波。基已傾陷。餘高三丈。聞諸先志曰。此中
有如來舍利。或至齋日。時燭靈光。在昔如來。於此說法。現神
通力。度諸群生。

城西南不遠。有傘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聞二
百億羅漢。於此現大神通。化度衆生。傍有伽藍。唯餘基趾。是
彼羅漢之所建也。從此西北。入大林野。猛獸暴害。群盜兇殘。

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訶刺侏國。

南印度境

摩訶刺侏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殷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質。其形侏大。其性傲逸。有恩必報。有怨必復。人或陵辱。殉命以讎。窘急投分。忘身以濟。將復怨也。必先告之。各被堅甲。然後爭鋒。臨陣逐北。不煞已降。兵將失利。無所刑罰。賜之女服。感激自死。國養勇士。有數百人。每將決戰。飲酒酣醉。一人摧鋒。萬夫挫銳。遇人肆害。國刑不加。每出遊行。擊鼓前導。復餌暴象。凡數百頭。將欲陣戰。亦先飲酒。群馳蹈踐。前無堅敵。其王恃此人象。輕陵鄰國。王刹帝利種也。名補羅稽舍。謀猷弘遠。仁慈廣被。臣下事

之。盡其忠矣。今戒日大王。東征西伐。遠賓邇肅。唯此國人。獨不臣伏。屢率五印度甲兵。及募召諸國烈將。躬往討伐。猶未克勝。其兵也如此。其俗也如彼。人知好學。邪正兼崇。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百數。異道甚多。

大城內外。五翠堵波。並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無憂王建也。自餘石甃。諸翠堵波。其數甚多。難用備舉。

城南不遠。有故伽藍。中有觀自在菩薩石像。靈鑿潛被。願求多果。

國東境有大山。巒嶺連障。重巒絕巘。爰有伽藍。基于幽谷。高

堂邃宇。踰崖枕峯。重閣層臺。背巖面塗。阿折羅唐言所行。阿羅漢所建。羅漢西印度人也。其母既終。觀生何趣。見於此國。受女人身。羅漢遂來至此。將欲導化。隨機攝受。入里乞食。至母生家。女子持食來施。乳便流汁。親屬既見。以為不祥。羅漢說本因緣。女子便證聖果。羅漢感生育之恩。懷業緣之致。將酬厚德。建此伽藍。

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石佛像。高七十餘尺。上有石蓋七重。虛懸無綴。蓋間相去。各三尺餘。聞諸先志曰。斯乃羅漢願力之所持也。或曰神通之力。或曰藥術之功。考厥實錄。未詳其致。精舍四周。彫鏤石壁。作如來在昔。修菩薩行。諸因地

事。證聖果之祇祥。入寂滅之靈應。巨細無遺。備盡鏘鏘。伽藍門外。南北左右。各一石象。聞之土俗曰。此象時大聲吼。地為震動。昔陳那菩薩。多止此伽藍。自此西行千餘里。渡耐祿南印河。至跋祿羯昌葉帖反。婆國南印。跋祿羯南印帖度境。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鹹鹵。草木稀疎。炎海為鹽。利海為業。氣序暑熱。迴風颭起。土俗澆薄。人性詭詐。不知學藝。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從此西北行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即南羅國南印度境。

摩臘婆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據莫醯河東

南。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草木榮茂。花菓繁實。特宜宿麥。多食餅粢。人性善順。大抵聰敏。言辭雅亮。學藝優深。五印度境。兩國重學。西南摩臘婆國。東北摩揭陀國。貴德尚仁。明敏強學。而此國也。邪正雜信。伽藍數百所。僧徒二萬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寔衆。多是塗灰之侶也。國志曰。六十年前。王号尸羅阿迭多。唐書戒曰。機慧高明。才學聰敏。愛育四生。敬崇三寶。始自誕靈。泊乎沒齒。貌無瞋色。手不害生。象馬飲水。漉而後飮。恐傷水性也。其仁慈如此。在位五十餘年。野獸狎人。舉國黎庶。咸不煞害。居宮之側。建立精舍。窮諸工巧。備盡莊嚴。中作七佛世尊之像。每歲恒設無遮大會。招集四

方僧徒。修施四事供養。或以三衣道具。或以七寶珍奇。奕世相承。美業無替。

大城西北二十餘里。至婆羅門邑。傍有陷坑。秋夏淫滯。淤淹旬日。雖納衆流。而無積水。其傍又建小翠堵波。聞諸先志曰。昔者大慢婆羅門。生身陷入地獄之處。昔此邑中。有婆羅門。生知博物。學冠時彥。內外典籍。究極幽微。曆數玄文。若視諸掌。風範清高。令問遐被。王甚珍敬。國人宗重。門人千數。味道欽風。每而言曰。吾爲世出。述聖導凡。先賢後哲。無與我比。彼大自在天。婆藪天。那羅延天。佛世尊者。人皆風靡。祖述其道。莫不圖形競修祀敬。我今德踰於彼。名擅於時。不有所異。其

何以顯。遂用赤梅檀刻作大自在天婆藪天那羅延天佛世尊等像。爲座四足。凡有所至。負以自隨。其慢傲也如此。時西印度有苾芻跋陀羅縷支。唐西妙極因明。深窮異論。道風淳粹。戒香郁烈。少欲知足。無求於物。聞而歎曰。惜哉時無人矣。令彼愚夫。敢行兇德。於是荷錫遠遊。來至此國。以其宿心。具白於王。王見弊服。心未之敬。然高其志。強爲之禮。遂設論座。告婆羅門曰。婆羅門聞而笑曰。彼何人。斯敢懷此志。命其徒屬。來就論場。數百千衆。前後侍聽。賢愛服弊故衣。敷草而坐。彼婆羅門。踞所持座。非斥正法。敷述邪宗。苾芻清辯若流。循環往復。婆羅門久而謝屈。王乃謂曰。久濫虛名。罔上惑衆。先

典有記。論負當戮。欲以鎗鐵。令其坐上。婆羅門窘迫。乃歸命求救。賢愛愍之。乃請王曰。大王仁禮遠洽。頌聲載途。當布慈育。勿行殘酷。恕其不逮。唯所去就。王令乘驢。巡告城邑。婆羅門恥其戮辱。發憤歐血。苾芻聞已。往慰之曰。尔學苞內外。聲聞遐邇。榮辱之事。進退當明。夫名者何實乎。婆羅門憤恚。深習苾芻。謗毀大乘。輕蔑先聖。言聲未靜。地便拆裂。生身墜陷。遺迹斯在。自此西南入海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南印釐國。度境阿吒釐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珍寶盈積。稼穡雖備。興販爲業。土地沙鹵。花菓稀少。出胡椒樹。

樹葉若蜀椒也。出薰陸香樹。樹葉若棠梨也。氣序熱多風埃。人性澆薄。貴財賤德。文字語言。儀形法則。大同摩臘婆國。多不信福。縱有信者。宗事天神。祠館十餘所。異道雜居。從摩臘婆國西北行三日。至契吒國。南印度境契吒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戶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風土物產。遂同其俗。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外道衆多。從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毗國。即比羅羅國。南印度境伐臘毗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所產。氣序所宜。風俗人性。同摩臘婆國。居人殷盛。家室富饒。積財百

億者。乃有百餘室矣。遠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寔多。如來在世。屢遊此國。故無憂王。於佛所止。皆樹旌表。建窣堵波。過去三佛坐及經行說法之處。遺迹相間。今王刹帝利種也。即昔摩臘婆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姪。今羯若鞠闍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子。號杜魯婆跋吒。唐言常歡情性躁急。智謀淺近。然而淳信三寶。歲設大會七日。以殊珍上味。供養僧衆。三衣醫藥之價。七寶奇貴之珍。既以捨施。倍價酬贖。貴德尚賢。遵道重學。遠方高僧。特加禮敬。去城不遠。有大伽藍。阿折羅阿羅漢之所建立。德慧堅慧菩薩之所遊止。於中製論。並盛流布。自此

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國。西印度境。

阿難陀補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戶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土宜氣序。文字法則。遂亦同焉。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十。異道雜居。從伐臘毗國。西行五百餘里。至蘇刺佗國。

西印度境。

蘇刺佗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西據莫離河。居人殷盛。家產富饒。役屬伐臘毗國。地土鹹鹵。花菓稀少。寒暑雖均。風飄不靜。土俗澆薄。人性輕躁。不好學藝。邪正兼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多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

餘所。異道雜居。國當西海之路。人皆資海之利。興販為業。貨遷有無。去城不遠。有郁那多山。頂有伽藍。房宇廊廡。多踰崖嶺。林樹鬱茂。泉流交境。聖賢之所遊止。靈仙之所集往。從伐臘毘國。北行千八百餘里。至瞿折羅國。西印度境。

瞿折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号毗羅摩羅。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刺佗國。居人殷盛。家產富饒。多事外道。少信佛法。伽藍一所。僧百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天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刹帝利種也。年在弱冠。智勇高遠。深信佛法。高尙異能。從此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鄔闍衍那國。南印度境。鄔闍衍那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

同蘇刺佗國。居人殷盛。家室富饒。伽藍數十所。多以圯壞。存者三五。僧徒三百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婆羅門種也。博覽邪書。不信正法。去城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作地獄之處。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陀國。南印

度境

擲枳陀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稱沃壤。稼穡滋植。宜菽麥多花菓。氣序調暢。人性善順。多信外道。少敬佛法。伽藍數十。少有僧徒。天祠十餘所。外道千餘人。王婆羅門種也。篤信三寶。尊重有德。諸方博達之士。多集此國。從此北行九百餘里。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中印度境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同鄔闍衍那國。宗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數十。多是塗灰之侶。王婆羅門種也。不甚敬信佛法。從此還至犂折羅國。復北行荒野險磧。經千九百餘里。渡信度大河。至信度國。

西印度境

信度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号毗苦婆補羅。周三十餘里。宜穀稼。豐宿麥。出金銀。餘石。宜牛羊。橐駝。騾。畜之屬。橐駝。卑小。唯有一峯。多出赤鹽。色如赤石。白鹽。黑鹽。及白石鹽等。異域遠方。以之為藥。人性剛烈而質直。數鬪。諍多。誹謗。學不好。博。深信佛法。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

大抃懈怠。性行弊穢。其有精勤。賢善之徒。獨處閑寂。遠迹山林。夙夜匪懈。多證聖果。天祠三十餘所。異道雜居。王戍陁羅種也。性淳質敬佛法。如來在昔。頗遊此國。故無憂王。於聖迹處。建翠堵波數十所。烏波邈多大阿羅漢。屢遊此國。演法開導。所止之處。皆旌遺迹。或建僧伽藍。或樹翠堵波。徃徃間起。可略而言。

信度河側千餘里。陂澤間有數百千戶。於此宅居。其性剛烈。唯煞是務。牧牛自活。無所係命。若男若女。無貴無賤。剃髮髮服袈裟。像類苾芻。而行俗事。專執小見。非斥大乘。聞諸先志曰。昔此地民庶安忍。但事凶殘。時有羅漢。愍其顛墜。爲化彼

故。乘虛而來。現大神通。示希有事。令衆信受。漸導言教。諸人敬悅。願奉指誨。羅漢知衆心順。爲授三歸。息其凶暴。悉斷生煞。剃髮染衣。恭行法教。年代浸遠。世易時移。守善旣虧。餘風不殄。雖服法衣。嘗無戒善。子孫奕世。習以成俗。從此東行九百餘里。渡信度河。東岸至茂羅三部盧國。西印度境。

茂羅三部盧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役屬磔迦國。土田良沃。氣序調順。風俗質直。好學尚德。多事天神。少信佛法。伽藍十餘所。多已圯壞。少有僧徒。學無專習。天祠八所。異道雜居。有日天祠。莊嚴甚麗。其日天像。鑄以黃金。飾以奇寶。靈鑿幽通。神功潛被。女樂遞奏。明

炬繼日。香花供養。初無廢絕。五印度國諸王豪族。莫不於此捨施珍寶。建立福舍。以飲食醫藥。給濟貧病。諸國之人。來此求願。常有千數。天祠四周。池沼花林。甚可遊賞。從此東北。行七百餘里。至鉢伐多國。北印度境

鉢伐多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役屬磔迦國。多早稻。宜宿麥。氣序調適。風俗質直。人性躁急。言含鄙辭。學藝深博。邪正雜信。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四罕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天祠二十。異道雜居。城側有大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大乘教。卽是昔慎那弗咀羅。唐曰最勝子。論師。於此製瑜伽師地釋論。亦是賢愛論師。

德光論師。本出家處。此大伽藍。爲天火所燒。摧殘荒圯。從信度國西南。行千五六百里。至阿點婆翅羅國。西印度境

阿點婆翅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号竭麟濕伐羅。周三十餘里。僻在西境。臨信度河。鄰大海濱。屋宇莊嚴。多有珍寶。近無君長。統屬信度國。地下濕。土斥鹵。穢草荒茂。嶙壘少壘。穀稼雖備。宿麥特豐。氣序微寒。風颺勁烈。宜牛羊羶駝騾畜之類。人性暴急。不好習學。語言微異。中印度。其俗淳質。敬崇三寶。伽藍八十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所。多是塗灰外道之所居止。城中有大自然。祠宇彫飭。天像靈鑿。塗灰外道。遊舍其中。在昔如來。頗遊此國。說

法度人。導凡利俗。故無憂王。於聖迹處。建六率堵波焉。從此西行。減二千里。至狼揭羅國。西印度境。

狼揭羅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号率菟黎濕伐羅。土地沃潤。稼穡滋盛。氣序風俗。同阿點婆翅羅國。居人殷盛。多諸珍寶。臨大海濱。入西女國之路也。無大君長。據川自立。不相承命。役屬波刺斯國。文字大同印度。語言少異。邪正兼信。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百所。塗灰外道。其徒極衆。城中有大自在天祠。莊嚴壯麗。塗灰外道之所宗事。自此西北。至波刺斯國。離非印度

之國。路次附見。舊曰波斯略也。

波刺斯國。周數万里。國大都城。号蘇刺薩儻那。周四十餘里。川土既多。氣序亦異。大扞溫也。引水爲田。人戶富饒。出金銀石。頗胍水精奇珍異寶。工織大錦細褐氈毼之類。多善馬橐駝。貨用大銀錢。人性躁暴。俗無禮義。文字語言。異於諸國。無學藝多工技。凡諸造作。隣境所重。婚姻雜亂。死多棄屍。其形偉大。齊髮露頭。衣皮褐服錦氈。戶課賦稅。人四銀錢。天祠甚多。提那跋外道之徒。爲所宗也。伽藍二三。僧徒數百。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法。釋迦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鶴秣城。內城不廣。外郭周六十餘里。居人衆家產富。西北接拂憐國。境壤風俗。同波刺斯。形貌語言。稍有乖異。多珍寶亦富饒也。

拂憐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皆是女人。略無男子。多諸珍貨。附拂憐國。故拂憐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產男。皆不舉也。自阿點婆翅羅國北。行七百餘里。至臂多繫羅國。西印度境臂多繫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地沙鹵。寒風淒勁。多宿麥。少花菓。而風俗獷暴。語異中印度。不好藝學。然知淳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二十餘所。並塗灰外道也。城北十五六里。大林中有窣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所建也。中有舍利。時放光明。是如來昔作仙人。為國王所害之處。此東不遠。有故伽藍。是昔大迦多延那大阿羅漢之

所建立。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建窣堵波。以為旌表。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至阿鞞茶國。西印度境阿鞞茶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宜稼穡。宿麥特豐。花菓少。草木踈。氣序風寒。人性獷烈。言辭朴質。不尚學業。然於三寶。守心淳信。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所。並塗灰外道也。城東北不遠。大竹林中伽藍餘趾。是如來昔於此處。聽諸苾芻。若唐言縛屣。唐言傍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其傍精舍。有青石立佛像。每至齋日。或放神光。次南八百餘步。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

如來昔日止此夜寒。乃以三衣重覆。至明日。開諸苾芻著複納衣。此林之中。有佛經行之處。又有諸窣堵波。鱗次相望。並過去四佛坐處也。其窣堵波中。有如來髮爪。每至齋日。多放光明。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至伐刺擊國。西印度境

伐刺擊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役屬迦畢試國。地多山林。稼穡時播。氣序微寒。風俗獷烈。性急暴志。鄙弊。語言少同。中印度邪正兼崇。不好學藝。伽藍數十。荒圯已多。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大乘法教。天祠五所。多塗灰外道也。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如來在昔。於此說法。示教利喜。開悟含生。其側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聞諸土俗

曰。從此國西。接稽班那國。居大山間。川別立主。無大君長。多羊馬。有善馬者。其形殊大。諸國希種。鄰境所寶。復此西北。踰大山。涉廣川。歷小城邑。行二千餘里。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國。

亦謂漕利國。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二十二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大德持寺沙門辯機撰

漕矩吒國。

弗栗特薩儻那國。

安咀囉縛國。

闍悉多國。

活國。

耆提國。

阿利尼國。

暹邏胡國。

訖栗瑟摩國。

鉢利曷國。

呬摩咀羅國。

鉢鐸創那國。

淫薄健國。

屈居勿反浪孛國。

達摩悉鐵帝國。

尸棄尼國。

商弥國。

竭盤陀國。

烏鐮國。

佉沙國。

斫句迦國。

瞿薩旦那國。

漕矩吒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号鵞悉那。周三十餘里。或都鵞薩羅城。城周三十餘里。並堅峻險固也。山川隱軫。疇壘爽塏。穀稼時播。宿麥滋豐。草木扶踈。花菓茂盛。宜鬱金香。出興翟草。草生羅摩印度川。鵞薩羅城中。踊泉流派。國人利之。以溉田也。氣序寒烈。霜雪繁多。人性輕躁。情多詭詐。好學藝。

多技術。聽而不明。日誦數萬言。文字言辭。異於諸國。多飾虛談。少成事實。雖祀百神。敬崇三寶。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今王淳信。累葉承統。務興勝福。敏而好學。無憂王所建。翠塔波十餘所。天祠數十。異道雜居。計多外道。其徒極盛。宗事禱錫荷反下同。那天。其天神皆自迦畢試國阿路孫山。徙居此國南界。禱那四羅山中。作威作福。為暴為惡。信求者遂願。輕蔑者招殃。故遠近宗仰。上下祈懼。隣國異俗。君臣僚庶。每歲嘉辰。不期而會。或費金銀奇寶。或以牛馬馴畜。競興貢奉。俱仰誠素。所以金銀布地。羊馬滿谷。無敢覬覦。唯修施奉。宗事外道。克心苦行。天神授其呪術。外道遵行多。

効治療疾病。頗蒙痊愈。從此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特薩儻那國。

弗栗特薩儻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号護苾那。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同漕矩吒國。語言有異。氣序寒勁。人性獷烈。王突厥種也。深信三寶。尙學遵德。從此國東北。踰山涉川。越迦畢試國邊。小邑凡數十所。至大雪山婆羅犀那大嶺。嶺極崇峻。危陁敝傾。蹊徑盤迂。巖岫迴互。或入深谷。或上高崖。盛夏合凍。鑿冰而度。行經三日。方至嶺上。寒風凄烈。積雪弥谷。行旅經涉。莫能佇足。飛隼翱翔。不能越度。足趾步履。然後翻飛。下望諸山。若觀培塿。瞻部洲中。斯嶺特高。

其嶺無樹。唯多石峰。攢立。斐倚。森然若林。又三日行。方得下嶺。至安咀羅縛國。

安咀羅縛國。親貨邏國故地。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山阜連屬。川田隘狹。氣序寒烈。風雪凄勁。豐稼穡宜花菓。人性獷暴。俗無綱紀。不知罪福。不尙習學。唯修神祠。少信佛法。伽藍三所。僧徒數十。然皆遵習大衆部法。有一率堵波。無憂王建也。從此西北。入谷踰嶺。度諸小城。行四百餘里。至闕悉多國。

闕悉多國。親貨邏國故地也。周減千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山多川狹。風而且寒。穀稼豐花菓盛。人

性獷暴。俗無法度。伽藍三所。僧徒尠少。從此西北。踰山越谷。度諸城邑。行三百餘里。至活國。

活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別君長。役屬突厥。土地平坦。穀稼時播。草木榮茂。花菓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躁烈。衣服毳褐。多信三寶。少事諸神。伽藍十餘所。僧徒數百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其王突厥也。管鐵門已南諸小國。遷徙鳥居。不常其邑。從此東入葱嶺。葱嶺者。據瞻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熱海千泉。西至活國。東至烏鐮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重。幽谷險峻。恒積冰雪。寒風勁烈。多出葱。故謂葱嶺。又以山崖葱翠。遂以

名焉。東行百餘里。至耆健國。

耆健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北至阿利尼國。阿利尼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帶縛菊河兩岸。周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東至曷邏胡國。曷邏胡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北臨縛菊河。周二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從耆健國。東踰峻嶺。越洞谷。歷數川城。行三百餘里。至訖栗瑟摩國。訖栗瑟摩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十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耆健國。但其人性暴

愚惡有異。北至鉢利曷國。

鉢利曷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大同訖栗瑟摩國。從訖栗瑟摩國。東踰山越川。行三百餘里。至呬摩坦羅國。

呬摩坦羅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山川遷迤。土地沃壤。宜穀稼。多宿麥。百卉滋茂。衆菓具繁。氣序寒烈。人性暴急。不識罪福。形貌鄙陋。舉措威儀。衣氈皮褐。頗同突厥。其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表夫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喪亡。除去一岐。舅姑俱沒。角冠全棄。其先強國。王釋種也。葱嶺之西。多見臣伏。境鄰突厥。遂染其俗。又爲侵掠。

自守其境。故此國人。流離異域。數十堅城。各別立主。穹廬毳帳。遷徙往來。西接訖栗瑟摩國。東谷行二百餘里。至鉢鐸創那國。

鉢鐸創那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山崖上。周六七里。山川遷迤。沙石弥漫。土宜菽麥。多捕陶胡桃梨柰等果。氣序寒烈。人性剛猛。俗無禮法。不知學藝。其貌鄙陋。多衣氈褐。伽藍三四所。僧徒寡少。王性淳質。深信三寶。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二百餘里。至淫薄健國。

淫薄健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山嶺連屬。川田隘狹。土地所產。氣序所宜。人性之差。同鉢鐸

創那。但言語少異。王性苛暴。不明善惡。從此東南踰嶺越谷。峽路危險。行三百餘里。至屈居勿反。浪擊國。

屈浪擊國。親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土地山川。氣序時候。同淫薄健國。俗無法度。人性鄙暴。多不營福。少信佛法。其貌醜弊。多服氍褐。有山巖中。多出金精。琢折其石。然後得之。伽藍既少。僧徒亦寡。其王淳質。敬崇三寶。從此東北登山入谷。途路艱險。行五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亦名鐵國。又謂鐵塞。

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間。親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五六百餘里。南北廣四五里。狹則不踰一里。臨縛葛河。盤紆曲折。堆阜高下。沙石流漫。寒風凄烈。唯植麥豆。少樹林。乏花菓。多出

善馬。馬形雖小。而耐馳涉。俗無禮義。人性獷暴。形貌鄙陋。衣服氍褐。眼多碧綠。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昏昧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立。疏崖奠谷。式建堂宇。此國之先。未被佛教。但事邪神。數百年前。肇弘法化。初此國王愛子嬰疾。徒究醫術。有加無瘳。王乃躬往天祠。禮請求救。時彼祠主。為神下語。必當痊復。良無他慮。王聞喜慰。迴駕而歸。路逢沙門。容止可觀。駭其形服。問所從至。此沙門者。已證聖果。欲弘佛法。故此儀形。而報王曰。我如來弟子。所謂苾芻也。王既憂心。即先問曰。我子嬰疾。生死未分。沙門曰。王先靈可起。愛子難濟。王曰。天神謂其不死。沙門言其當終。詭

俗之人言何可信。遇至宮中。愛子已死。匿不發喪。更問神主。猶曰不死。疹疾常瘳。王便發怒。縛神主而數曰。汝曹羣居。長惡。妄行威福。我子已死。尚云常瘳。此而謬惑。孰不可忍。宜戮神主。殄滅靈廟。於是煞神主。除神像。投縛鬱河。迴駕而還。又遇沙門。見而敬悅。稽首謝曰。曩無明導。佇足邪途。澆弊雖久。沿革在茲。願能垂順。降臨居室。沙門受請。隨至中宮。葬子既已。謂沙門曰。人世糾紛。生死流轉。我子嬰疾。問其去留。神而妄言。當必痊差。先承指告。果無虛說。斯則其法可奉。唯垂哀愍。導此迷徒。遂請沙門。揆度伽藍。依其規矩。而便建立。自尔之後。佛教方隆。故伽藍中精舍。爲羅漢建也。

伽藍大精舍中。有石佛像。像上懸金銅圓蓋。衆寶莊嚴。人有旋繞。蓋亦隨轉。人止蓋止。莫測靈鑿。聞諸耆舊曰。或云聖人願力所持。或謂機關祕術所致。觀其堂宇。石壁堅峻。考厥衆議。莫知實錄。踰此國大山。北至尸棄尼國。

尸棄尼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山川連屬。沙石遍野。多宿麥。少穀稼。林樹稀疎。花菓寡少。氣序寒烈。風俗獷勇。忍於煞戮。務於盜竊。不知禮義。不識善惡。迷未來禍福。懼現世災殃。形貌鄙陋。皮褐爲服。文字同覩貨羅國。語言有異。越達摩悉鐵帝國大山之南。至商弼國。

商弼國。周二千五六百里。山川相間。堆阜高下。穀稼備植。菽

麥弥豐。多蒲陶。出雌黃。鑿崖析石。然後得之。山神暴惡。屢爲災害。祀祭後入。平吉往來。若不祈禱。風雹奮發。氣序寒風。俗急。人性淳質。俗無禮義。智謀寡狹。伎能淺薄。文字同觀。貨邈國。語言別異。多衣毳褐。其王釋種也。崇重佛法。國人從化。莫不淳信。伽藍二所。僧徒寡少。

國境東北。踰山越谷。經危履險。行七百餘里。至波謎羅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狹隘之處。不踰十里。據兩雪山間。故寒風淒勁。春夏飛雪。晝夜颼風。地鹹鹵多礫石。播植不滋。草木稀少。遂致空荒。絕無人止。

波謎羅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據大

葱嶺內。當瞻部州中。其地最高也。水乃澄清皎鏡。莫測其深。色帶青黑。味甚甘美。潛居則蛟螭魚龍。龜鼈。浮遊乃鴛鴦鴻鴈。鴛鴦鵝鵝。諸鳥大卵。遺糞荒野。或草澤間。或沙渚上。池西派一大流。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與縛菊河合而西流。故此已右。水皆西流。池東派一大流。東北至佉沙國西界。與徙多河合而東流。故此已左。水皆東流。波謎羅川南。越山有鉢露羅國。多金銀。金色如火。自此川中。東南登山履險。路無人里。唯多冰雪。行五百餘里。至竭盤陁國。

竭盤陁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基大石嶺。背徙多河。周二十餘里。山嶺連屬。川原隘狹。穀稼儉少。菽麥豐多。林樹稀花。

菓少。原隰丘墟。城邑空曠。俗無禮義。人寡學藝。性既曠暴。力亦驍勇。容貌醜弊。衣服毳褐。文字語言。大同佉沙國。然知淳信。敬崇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今王淳質。敬重三寶。儀容閑雅。篤志好學。建國已來。多歷年所。其自稱云。是至那提婆羅旦羅。唐言漢日天稱此國之先。葱嶺中荒川也。昔波利刺斯國王。娶婦漢土。迎歸至此。時屬兵亂。東西路絕。遂以王女。置於孤峯。極危峻。梯崖而上。下設周衛。警晝巡夜。時經三月。寇賊方靜。欲趣歸路。女已有娠。使臣惶懼。謂徒屬曰。王命迎婦。屬斯寇亂。野次荒川。朝不謀夕。吾王德感。妖氛已靜。今將歸國。王婦有娠。願此爲憂。不知

死地。宜推首惡。或以後誅。訊問誼譁。莫究其實。時彼侍兒。謂使臣曰。勿相尤也。乃神會耳。每日正中。有一丈夫。從日輪中。乘馬會此。使臣曰。若然者。何以雪罪。歸必見誅。留亦來討。進退若是。何所宜行。僉曰。斯事不細。誰就深誅。待罪境外。且推旦夕。於是卽石峯上。築宮起館。周三百餘步。環宮築城。立女爲主。建宮垂憲。至期產男。容貌妍麗。母攝政事。子稱尊号。飛行虛空。控馭風雲。威德遐被。聲教遠洽。鄰域異國。莫不稱臣。其王壽終。葬在此城。東南百餘里。大山巖石室中。其屍乾腊。今猶不壞。狀羸瘠人。儼然如睡。時易衣服。恒置香花。子孫奕世。以迄于今。以其先祖之世。母則漢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種。

故其自稱漢日天種。然其王族。貌同中國。首飾方冠。身衣胡服。後嗣陵夷。見迫強國。

無憂王命世。卽其宮中。建窣堵波。其王於後。遷居宮東北隅。以其故宮。爲尊者童受論師。建僧伽藍。臺閣高廣。佛像威嚴。尊者坦叉始羅國人也。幼而穎悟。早離俗塵。遊心典籍。樓神玄旨。日誦三萬二千言。兼書三萬二千字。故能學冠時彥。名高當世。立正法摧邪見。高論清舉。無難不酬。五印度國。咸見推高。其所製論。凡數十部。並盛宣行。莫不翫習。卽經部本師也。當此之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受。号爲四日照世。故此國王。聞尊者盛德。興兵勦衆。伐坦叉始羅國。

得而得之。建此伽藍。式昭瞻仰。

城東南行三百餘里。至大石崖。有二石室。各一羅漢。於中入滅。盡定。端然而坐。難以動搖。形若羸人。膚骸不朽。已經七百餘歲。其鬚髮恒長。故衆僧年別。爲剃髮易衣。

大崖東北。踰嶺履險。行二百餘里。至奔通論穢舍羅。唐言葱

嶺。東岡。四山之中。地方百餘頃。正中墊下。冬夏積雪。風寒飄勁。嶙峋烏鹵。稼穡不滋。既無林樹。唯有細草。時雖暑熱。而多風雪。人徒纒入。雲霧已興。商侶往來。苦斯艱險。聞諸耆舊曰。昔有賈客。其徒萬餘。乘駝數千。賈貨逐利。遭風遇雪。人畜俱喪。時塌盤陀國。有大羅漢。遙觀見之。愍其危厄。欲運神通。拯

斯淪溺。適來至此。商人已喪。於是收諸珍寶。集其所有。構立館舍。儲積資財。買地鄰國。鬻戶邊城。以賑往來。故今行人商侶。咸蒙周給。從此東下。怱嶺東岡。登危嶺。越洞谷。谿徑險阻。風雪相繼。行八百餘里。出怱嶺。至烏鐮國。烏鐮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南臨徙多河。地土沃壤。稼穡殷盛。林樹鬱茂。花菓具繁。多出雜玉。則有白玉。黠玉。青玉。氣序和風。雨順。俗寡禮義。人性剛獷。多詭詐。少廉恥。文字語言。少同。佉沙國。容貌醜弊。衣服皮褐。然能崇信。敬奉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自數百年。王族絕嗣。無別君長。役屬竭盤陁國。

城西二百餘里。至大山。山氣瀟爽。觸石興雲。崖隙崢嶸。將崩未墜。其巖率堵波。儼然奇制也。聞諸土俗曰。數百年前。山崖崩圯。中有苾芻。瞑目而坐。軀量偉大。形容枯槁。鬚髮下垂。被肩蒙面。有田獵者。見已白王。王躬觀禮。都人士子。不召而至。焚香散花。競修供養。王曰。斯何人哉。若此偉也。有苾芻對曰。此鬚髮垂長。而被服袈裟。乃入滅心。定阿羅漢也。夫入滅心定者。先有期限。或言聞捷稚聲。或言待日光照。有苾芻察。便從定起。若無警察。寂然不動。定力持身。遂無壞滅。段食之體。出定便謝。宜以蘇油灌注。令得滋潤。然後鼓擊。警悟定心。王曰。愈乎。乃擊捷稚。其聲纔振。而此羅漢。豁然高視。久之乃曰。

尔輩何人。形容卑劣。被服袈裟。對曰我苾芻也。曰然我師迦葉波如來。今何所在。對曰入大涅槃。其來已久。聞而閉目。悵若有懷。尋重問曰。釋迦如來出興世耶。對曰誕靈導世。已從寂滅。聞復俯首。久之乃起。昇虛空現神變。化火焚身。遺骸墜地。王收其骨。起窆塔波。從此北行山嶺曠野五百餘里。至佉沙國。舊謂疏勒者。乃稱其城号也。正音宜云。室利訖栗多底。疏勒之音。猶爲訛也。

佉沙國。周五千餘里。多沙磧。少壤土。稼穡殷盛。花菓繁茂。出細氍褐。工織細氍毹。氣候和暢。風雨順序。人性獷暴。俗多詭詐。禮義輕薄。學藝膚淺。其俗生子。押頭匾匳。容貌龜鄙。文身綠睛。而其文字。取則印度。雖有刪訛。頗存體勢。語言辭調。

異於諸國。淳信佛法。勤營福利。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諷其文。故誦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濟徙多河。踰大沙嶺。

至斫句迦國。

舊曰沮渠。

斫句迦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堅峻險固。編戶殷盛。山阜連屬。磧石彌漫。臨帶兩河。頗以耕植。蒲陶梨奈。其果寔繁。時風寒人躁暴。俗唯詭詐。公行劫盜。文字同罽薩。且那國。言語有異。禮義輕薄。學藝淺近。淳信三寶。好樂福利。伽藍數十。毀壞已多。僧徒百餘人。習學大乘教。

國南境有大山。崖嶺嵯峨。峯巒重疊。草木凌寒。春秋一觀。磧

洞浚瀨。飛流四注。崖竈石室。禁竹巖林。印度果人。多運神通。輕舉遠遊。棲止於此。諸阿羅漢。寂滅者衆。以故多有翠堵波也。今猶現有三阿羅漢。居巖穴中。入滅心定。形若羸人。鬚髮恒長。故諸沙門。時往爲剃。而此國中。大乘經典。部數尤多。佛法至處。莫斯爲盛也。十萬頌爲部者。凡有十數。自茲已降。其流寔廣。從此而東。踰嶺越谷。行八百餘里。至瞿薩旦那國。唐言

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所謂之漢那國。匈奴謂之于連。胡謂之雙且。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訛也。

瞿薩旦那國。周四千餘里。沙磧大半。壤土隘狹。宜穀稼。多衆菓。出氈毼細氈。工紡績純紬。又產白玉。氣序和暢。飄風飛埃。俗知禮義。人性溫恭。好學典藝。博達技能。衆庶富樂。編

戶安業。國尚樂音。人好歌儷。少服毛褐。氈裘。多衣純紬白氈。儀形有禮。風則有紀。文字憲章。聿尊印度。微改體勢。粗有沿革。語異諸國。崇尚佛法。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教。王甚驍武。敬重佛法。自云毗沙門天之祚胤也。

昔者此國。虛曠無人。毗沙門天於此棲止。無憂王太子在。咀叉始羅國。被抉目已。無憂王怒譴輔佐。遷其豪族。出雪山北。居荒谷間。遷人逐物。至此西界。推舉酋豪。尊立爲王。當是時也。東土帝子。蒙譴流徙。居此東界。群下勸進。又自稱王。歲月已積。風教不通。各因田獵。遇會荒澤。更問宗緒。因而爭長。忿

形辭語。便欲交兵。或有諫曰。今何遽乎。因獵決戰。未盡兵鋒。宜歸治兵。期而後集。於是迴駕而返。各歸其國。校習戎馬。督勵士卒。至期兵會。旗鼓相望。旦日合戰。西主不利。因而逐北。遂斬其首。東主乘勝。撫集亡國。遷都中地。方建城郭。憂其無土。恐難成功。宣告遠近。誰識地理。時有塗灰外道。負大瓠盛滿水。而自進曰。我知地理。遂以其水。屈曲遺流。周而復始。因卽疾驅。忽而不見。依彼水迹。峙其基堵。遂得興功。卽斯國治。今王所都於此城也。城非崇峻。攻擊難剋。自古已來。未能有勝。其王遷都作邑。建國安人。功績已成。齒鑿云暮。未有胤嗣。恐絕宗緒。乃往毗沙門天神所。祈禱請嗣。神像額上。剖出嬰

孩。捧以迴駕。國人稱慶。既不飲乳。恐其不壽。尋詣神祠。重請育養。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風教遐被。遂營神祠。宗先祖也。自茲已降。奕世相承。傳國君臨。不失其緒。故今神廟。多諸珍寶。拜祠享祭。無替於時。地乳所育。因爲國号。

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爲毗盧折那

唐言

阿羅

漢建也。昔者此國佛法未被。而阿羅漢自迦濕彌羅國。至此林中。宴坐習定。時有見者。駭其容服。具以其狀。上白於王。王遂躬往。觀其容止。曰。尔何人乎。獨在幽林。羅漢曰。我如來弟子。閑居習定。王宜樹福。弘讚佛教。建伽藍召僧衆。王曰。如來

者有何德有何神。而汝鳥棲。勤苦奉教。曰如來慈愍四生。誘導三界。或顯或隱。示生示滅。遵其法者。出離生死。迷其教者。羈纏愛網。王曰誠如所說。事高言議。既云大聖。爲我現形。既得瞻仰。當爲建立。罄心歸信。弘揚教法。羅漢曰王建伽藍。功成感應。王苟從其請。建僧伽藍。遠近咸集。法會稱慶。而未有撻稚扣擊召集。王謂羅漢曰。伽藍已成。佛在何所。羅漢曰。當至誠聖鑒不遠。王遂禮請。忽見空中佛像下降。授王撻稚。因卽誠信。弘揚佛教。

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罽室餒伽山。唐書
牛角山峯兩起。巖隙四絕。於崖谷間。建一伽藍。其中佛像。時燭光明。昔如來曾至此。

處爲諸天人。略說法要。懸記此地。當建國土。敬崇遺法。遵習大乘。

牛角山巖。有大石室。中有阿羅漢。入滅心定。待慈氏佛。數百年間。供養無替。近者崖崩。掩塞門徑。國王興兵。欲除崩石。卽黑蜂群飛。毒螫人衆。以故至今。石門不開。

王城西南十餘里。有地迦婆縛那伽藍。中有夾紵立佛像。本從屈支國。而來至止。昔此國中有臣。被譴寓居屈支。恒禮此像。後蒙還國。傾心遙敬。夜分之後。像忽自至。其人捨宅。建此伽藍。

王城西行三百餘里。至勃伽夷城。中有佛坐像。高七尺餘。相

好允備。威肅嶷然。首戴寶冠。光明時照。聞諸土俗曰。本在迦濕彌羅國。請移至此。昔有羅漢。其沙彌弟子。臨命終時。求酢米餅。羅漢以天眼觀見。瞿薩旦那國。有此味焉。運神通力。至此求獲。沙彌噉已。願生其國。果遂宿心。得爲王子。既嗣位已。威攝遐迩。遂踰雪山。伐迦濕彌羅國。迦濕彌羅國王。整集戎馬。欲禦邊寇。時阿羅漢。諫王勿鬪兵也。我能退之。尋爲瞿薩旦那王。說諸法要。王初未信。尙欲興兵。羅漢遂取此王先身沙彌時衣。而以示之。王既見衣。得宿命智。與迦濕彌羅王。謝咎交歡。釋兵而返。奉迎沙彌時。所供養佛像。隨軍禮請。像至此地。不可轉移。環建伽藍。或招僧侶。捨寶冠置像頂。今所冠

者。卽先王所施也。

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磧正路中。有堆阜。並鼠壤墳也。聞之土俗曰。此沙磧中。鼠大如蝟。其毛則金銀異色。爲其群之酋長。每出穴遊止。則群鼠爲從。昔者匈奴率數十萬衆。寇掠邊城。至鼠墳側屯軍。時瞿薩旦那王率數萬兵。恐力不敵。素知磧中鼠。奇而未神也。洎乎寇至。無所求救。君臣震恐。莫知圖計。苟復設祭。焚香請鼠。冀其有靈。少加軍力。其夜瞿薩旦那王夢見。大鼠曰。敬欲相助。願早治兵。旦日合戰。必當克勝。瞿薩旦那王知有靈祐。遂整戎馬。申令將士。未明而行。長驅掩襲。匈奴之聞也。莫不懼焉。方欲駕乘被鎧。而諸馬鞍人服。

弓弦甲鏈。凡厥帶系。鼠皆齧斷。兵寇既臨。面縛受戮。於是然其將虜其兵。匈奴震懾。以爲神靈所祐也。瞿薩旦那王感鼠厚恩。建祠設祭。奕世遵敬。特深珍異。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祀祭。以求福祐。行次其穴。下乘而趨。拜以致敬。祭以祈福。或衣服弓矢。或香花香膳。亦既輸誠。多蒙福利。若無享祭。則逢災變。

王城西五六里。有娑摩若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甚多靈瑞。時燭神光。昔有羅漢。自遠方來。止此林中。以神通力。放大光明。時王夜在重閣。遙見林中。光明照耀。於是歷問。僉曰。有一沙門。自遠而至。宴坐林中。示現神通。王遂命駕。躬往

觀察。既覩明賢。乃心祇敬。欽風不已。請至中宮。沙門曰。物有所宜。志其所在。幽林藪澤。情之所賞。高堂邃宇。非我攸聞。王益敬仰。深加宗重。爲建伽藍。起窣堵波。沙門受請。遂止其中。頃之王感獲舍利數百粒。甚慶悅竊自念曰。舍利來應。何其晚歟。早得置之窣堵波下。豈非勝迹。尋詣伽藍。具白沙門。羅漢曰。王無憂也。今爲置之。宜以金銀銅鐵大石函等。以次周盛。王命匠人。不日功畢。載諸寶輦。送至伽藍。是時也。王宮導從。庶僚凡百。觀送舍利者。動以萬計。羅漢乃以右手。舉窣堵波。置諸掌中。謂王曰。可以藏下也。遂坎地安函。其功斯畢。於是下窣堵波。無所傾損。觀覩之徒。歎未曾有。信佛之心。弥篤。

敬法之志斯堅。王謂群官曰。我嘗聞佛力難思。神通難究。或分身百億。或應迹人天。舉世界於掌內。衆生無動靜之想。演法性於常音。衆生有隨類之悟。斯則神力不共。智慧絕言。其靈已隱。其教猶傳。冷和飲澤。味道欽風。尙獲斯靈。深賴其福。勉哉凡百。宜深崇敬。佛法幽深。於是明矣。

王城東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藍。此國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國未知桑蠶。聞東國有也。命使以求。時東國君祕而不賜。嚴敕關防。無令桑蠶種出也。瞿薩旦那王乃卑辭下禮。求婚東國。國君有懷遠之志。遂允其請。瞿薩旦那王。命使迎婦。而誠曰。尔致辭東國君女。我國素無絲綿桑蠶之種。可以持來

自爲裳服。女聞其言。密求其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既至關防。主者逼索。唯王女帽。不敢以驗。遂入瞿薩旦那國。止麻射伽藍故地。方備儀禮。奉迎入宮。以桑蠶種。留於此地。陽春告始。乃植其桑。蠶月既臨。復事採養。初至也。尙以雜葉飼之。自時厥後。桑樹連陰。王妃乃刻石爲制。不令傷煞。蠶蛾飛盡。乃得治繭。敢有犯違。明神不祐。遂爲先蠶。建此伽藍。數株枯桑。云是本種之樹也。故今此國有蠶不煞。竊有取絲者。來年輒不宜蠶。

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國人利之。以用溉田。其後斷流。王深怪異。於是命駕。問羅漢僧曰。大河之水。國人取給。今

忽斷流。其咎安在。爲政有不平。德有不洽乎。不然垂謫何重也。羅漢曰。大王治國。政化清和。河水斷流。龍所爲耳。宜速祠求。當復昔利。王因迴駕。祠祭河龍。忽有一女。凌波而至。曰。我夫早喪。主命無從。所以河水絕流。農人失利。王於國內。選一貴臣。配我爲夫。水流如昔。王曰。敬聞。任所欲耳。龍遂目悅。國之大臣。王既迴駕。謂群下曰。大臣者。國之重鎮。農務者。人之命食。國失鎮則危。人絕食則死。危死之事。何所宜行。大臣越席。跪而對曰。久已虛薄。謬當重任。常思報國。未遇其時。今而預選。敢塞深責。苟利萬姓。何吝一臣。臣者。國之佐。人者。國之本。願大王不再思也。幸爲修福。建僧伽藍。王允所求。功成不

日。其臣又請。早入龍宮。於是舉國僚庶。鼓樂飲餞。其臣乃衣素服。乘白馬。與王辭訣。敬謝國人。驅馬入河。履水不溺。濟乎中流。麾鞭澍水。水爲中開。自茲沒矣。頃之白馬浮出。負一栴檀大鼓。封一函書。其書大略曰。大王不遺細微。謬參神選。願多善福。益國滋臣。以此大鼓。懸城東南。若有寇至。鼓先聲震。河水遂流。至今利用。歲月浸遠。龍鼓久無。舊懸之處。今仍有鼓。池側伽藍。荒圯無僧。

王城東三百餘里。大荒澤中。數十頃地。絕無藥草。其土赤黑。聞諸耆舊曰。敗軍之地也。昔者東國軍師。百萬西伐。此時罽薩旦那王。亦整齊戎馬數十萬衆。東禦強敵。至於此地。兩軍

相遇。因卽合戰。西兵失利。乘勝殘煞。虜其王煞其將。誅戮士卒。無復孑遺。流血染地。其迹斯在。

戰地東行三十餘里。至媯摩城。有彫檀立佛像。高二丈餘。甚多靈應。時燭光明。凡有疾病。隨其痛處。金薄帖像。卽時痊復。虛心請願。多亦遂求。聞之士俗曰。此像昔佛在世。憍賞彌國。鄔陀衍那王所作也。佛去世後。自彼凌空。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中。初到此城人。安樂富饒。深着邪見。而不珍敬。傳其自來。神而不貴。後有羅漢。禮拜此像。國人驚駭。異其容服。馳以白王。王乃下令。宜以沙土。至此異人。時阿羅漢身蒙沙土。餽口絕糧。時有一人。心甚不忍。昔常恭敬。尊禮此像。及見羅漢。

密以饌之。羅漢將去。謂其人曰。却後七日。當兩沙土。填滿此城。略無遺類。尔宜知之。早圖出計。猶其至我。獲斯殃耳。語已便去。忽然不見。其人入城。具告親故。或有聞者。莫不嗤笑。至第二日。大風忽發。吹去穢壤。兩雜寶滿衢路。人更罵所告者。此人心知必然。竊開孔道。出城外而穴之。第七日夜。宵分之後。兩沙土滿城中。其人從孔道出。東趣此國。止媯摩城。其人纔至。其像亦來。卽此供養。不敢遷移。聞諸先記曰。釋迦法盡。像入龍宮。今曷勞落迦城。爲大埧阜。諸國君王。異方豪右。多欲發堀取其寶物。適至其側。猛風暴發。煙雲四合。道路迷失。媯摩川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尼攘城。周三四里。在大澤

中。澤地熱濕。難以履涉。蘆草荒茂。無復途徑。唯趣城路。僅得通行。故往來者。莫不由此城焉。而瞿薩旦那以爲東境之關防也。從此東行。入大流沙。沙則流漫。聚散隨風。人行無迹。遂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來。聚遺骸以記之。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時聞歌嘯。或聞號哭。視聽之間。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屢有喪亡。蓋鬼魅之所致也。行四百餘里。至都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卽涅末地也。城郭巋然。人煙斷絕。復此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卽樓蘭地也。推表山川。考探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繫水土之風氣。動靜無常。取捨不

同。事難窮驗。非可仰說。隨所遊至。略書梗槩。舉其聞見。記諸慕化。斯故日入已來。咸沐惠澤。風行所及。皆仰至德。混同天下。一之宇內。豈徒單車出使。通驛万里者哉。

記讚曰。大矣哉。法王之應世也。靈化潛運。神道虛通。盡形識於沙界。絕起謝於塵劫。形識盡雖。應生而不生。起謝絕。示寂滅而無滅。豈實迦維降神。娑羅潛化而已。固知應物効靈。感緣垂迹。嗣種利利。紹胤釋迦。繼域中之尊。擅方外之道。於是捨金輪。而臨制法界。摘玉毫。而光撫含生。道洽十方。智周萬物。雖出希夷之外。將庇視聽之中。三轉法輪於大千。一音振辯於群有。八万門之區別。十二部之綜要。是以聲教之所滂

被。馳驚福林。風軌之所鼓扇。載驅壽域。聖賢之業盛矣。天人
之義備矣。然忘動寂於堅固之林。遺去來於幻化之境。莫繼
乎有待。匪遂乎無物。尊者迦葉妙選應真。將報佛恩。集斯法
寶。四含檢其源流。三藏括其樞要。雖部執茲興。而大寶斯在。
越自降生。洎乎潛化。聖迹千變。神瑞万殊。不盡之靈逾顯。無
爲之教彌新。備存經誥。詳著記傳。然尙群言紛糺。異議舛馳。
原始要終。罕能正說。此指事之實錄。尙衆論之若斯。況正法
幽玄。至理冲邈。研厥奧旨。文多闕焉。是以前修令德。繼軌逸
經之學。後進英彥。踵武缺簡之文。大義鬱而未彰。微言闕而
無問。法教流漸。多歷年所。始自炎漢。迄于

聖代。傳譯盛業。流美聯暉。玄道未據。真宗猶昧。匪聖教之行
藏。固王化之由致。我

大唐臨訓天下。作孚海外。考聖人之遺則。正先王之舊典。闡
茲像教。爵爲大訓。道不虛行。弘在明德。遂使三乘奧義。爵於
千載之下。十力遺靈。閱於万里之外。神道無方。聖教有寄。待
緣斯顯。其言信矣。夫玄奘法師者。疏清流於雷澤。派洪源於
媯川。體上德之禎祥。溫中和之淳粹。履道合德。居貞膺行。福
樹爰因。命偶昌運。拔迹俗塵。閑居學肆。奉先師之雅訓。仰前
哲之令德。負笈從學。遊方請業。周流燕趙之地。歷覽魯衛之
郊。背三河而入秦中。步三蜀而抵吳會。達學髦彥。遍効請益。

之勤冠世英賢。屢申求法之志。側聞餘論。考厥衆謀。競黨專門之義。俱嫉異道之學。情發討源。志存詳考。屬四海之有截。會八表之無虞。以貞觀三年仲秋朔旦。袞裳遵路。杖錫遐征。資

皇化而問道。乘冥祐而孤遊。出鐵門石門之阨。踰凌山雪山之險。驟移灰管。達于印度。宣國風於殊俗。喻大化於異域。親承梵學。詢謀哲人。宿疑則覽文明發。奧旨則博問高才。啓靈府而究理。廓神衷而體道。聞所未聞。得所未得。爲道場之益友。誠法門之匠人者也。是知道風昭著。德行高明。學蘊三冬。聲馳萬里。印度學人。咸仰盛德。既曰經筭。亦稱法將。小乘學

徒。号木叉提婆。

唐言解脫天。

大乘法衆。号摩訶耶那提婆。

唐言大乘天。

斯

乃高其德而傳徽号。敬其人而議嘉名。至若三輪奧義。三請微言。深究源流。妙窮枝葉。奐然慧悟。怡然理順。質疑之義。詳諸別錄。既而精義通玄。清風戢扇。學已博矣。德已盛矣。於是乎歷覽山川。徘徊郊邑。出茅城而入鹿苑。遊杖林而憩雞園。迴眺迦維之國。流目拘尸之城。降生故基。與川原而靡靡。潛靈舊趾。對郊阜而茫茫。覽神迹而增懷。仰玄風而永歎。匪唯麥秀悲殷。黍離愍周而已。是用詳釋迦之故事。舉印度之茂實。頗探風壤。存記異說。歲月過邁。寒暑屢遷。有懷樂土。無忘返迹。請得如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

尺有六寸。擬摩揭陁國前正覺山龍窟影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痾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五寸。擬憍賞彌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刻檀寫真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擬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宮。降履寶階像。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陁國鷲峯山。說法花等經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那揭羅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三寸。擬吠舍釐國。巡城行化像。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百九十部。上座部經律論一十四部。大乘部經律論一十五部。三彌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彌沙塞

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憍耶部經律論一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說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論三十六部。聲論一十三部。凡五百二十夾。檢六百五十七部。將弘至教。越踐畏途。薄言旋軻。載馳歸駕。出舍衛之故國。背伽耶之舊郊。踰葱嶺之危陁。越沙磧之險路。十九年春正月。達于京邑。謁 帝雅陽。肅承

明詔。載令宣譯。爰召學人。共成勝業。法雲再蔭。慧日重明。黃圖流鷲山之化。赤縣演龍宮之教。像運之興。斯爲盛矣。法師妙窮梵學。式贊深經。覽文如已。轉音猶響。故順聖旨。不加文飾。方言不通。梵語無譯。務存陶冶。取正典謬。推而考之。恐乖

實矣。有播紳先生。動色相趣。儼然而進曰。夫印度之爲國也。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書稱天書。語爲天語。文辭婉密。音韻循環。或一言貫多義。或一義綜多言。聲有抑揚。調裁清濁。梵文深致。譯寄明人。經旨冲玄。義資盛德。若其裁以筆削。調以宮商。實所未安。誠非謙論。傳經深旨。務從易曉。苟不違本。斯則爲善。文過則艷。質甚則野。謙而不文。辯而不質。則可無大過矣。始可與言譯也。李老曰。美言者則不信。信言者則不美。韓子曰。理正者直其言。言飾者昧其理。是知垂訓範物。義本玄同。庶祛蒙滯。將存利喜。違本從文。所害滋甚。率由舊章。法王之至誠也。緇素僉曰。渝乎。斯言謙矣。昔孔子在位

聽訟。文辭有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孔門文學。嘗不能贊一辭焉。法師之譯經。亦猶是也。非如童壽逍遙之集文。任生肇融叡之筆。況乎園方爲圓之世。斲彫從朴之時。其可增損聖旨。綺藻經文者歟。辯機遠承輕舉之胤。少懷高蹈之節。年方志學。抽簪革服。爲大捨持。寺薩婆多部道岳法師弟子。雖遇匠石。朽木難彫。幸入法流。脂膏不潤。從飽食而終日。誠面牆而卒歲。幸藉時來。屬斯嘉會。負鸚雀之資。廁鸕鴻之末。爰命庸才。撰斯方志。學非博古。文無麗藻。磨鈍勵朽。力疲曳蹇。恭承志記。倫次其文。尙書給筆札。而撰錄焉。淺智編能。多所闕漏。或有盈辭。尙無刊落。

昔司馬子長。良史之才也。序太史公書。仍父子繼業。成名而不字。或縣而不郡。故曰一人之精。思繁文重。蓋不暇也。其况下愚之智。而能詳備哉。若其風土習俗之差。封疆物產之記。性智區品。炎涼節候。則備寫優薄。審存根實。至於胡戎姓氏。頗稱其國。印度風化。清濁群分。略書梗槩。備如前序。賓儀嘉禮。戶口勝兵。染衣之士。非所詳記。然佛以神通接物。靈化垂訓。故曰神道洞玄。則理絕人區。靈化幽顯。則事出天外。是以諸佛降祥之域。先聖流美之墟。略舉遺靈。粗申記注。境路盤紆。疆場迴互。行次卽書。不存編比。故諸印度。無分境壤。散書國末。略指封域。書行者親遊踐也。舉至者傳聞記也。或直書

其事。或曲暢其文。優而柔之。推而述之。務從實錄。進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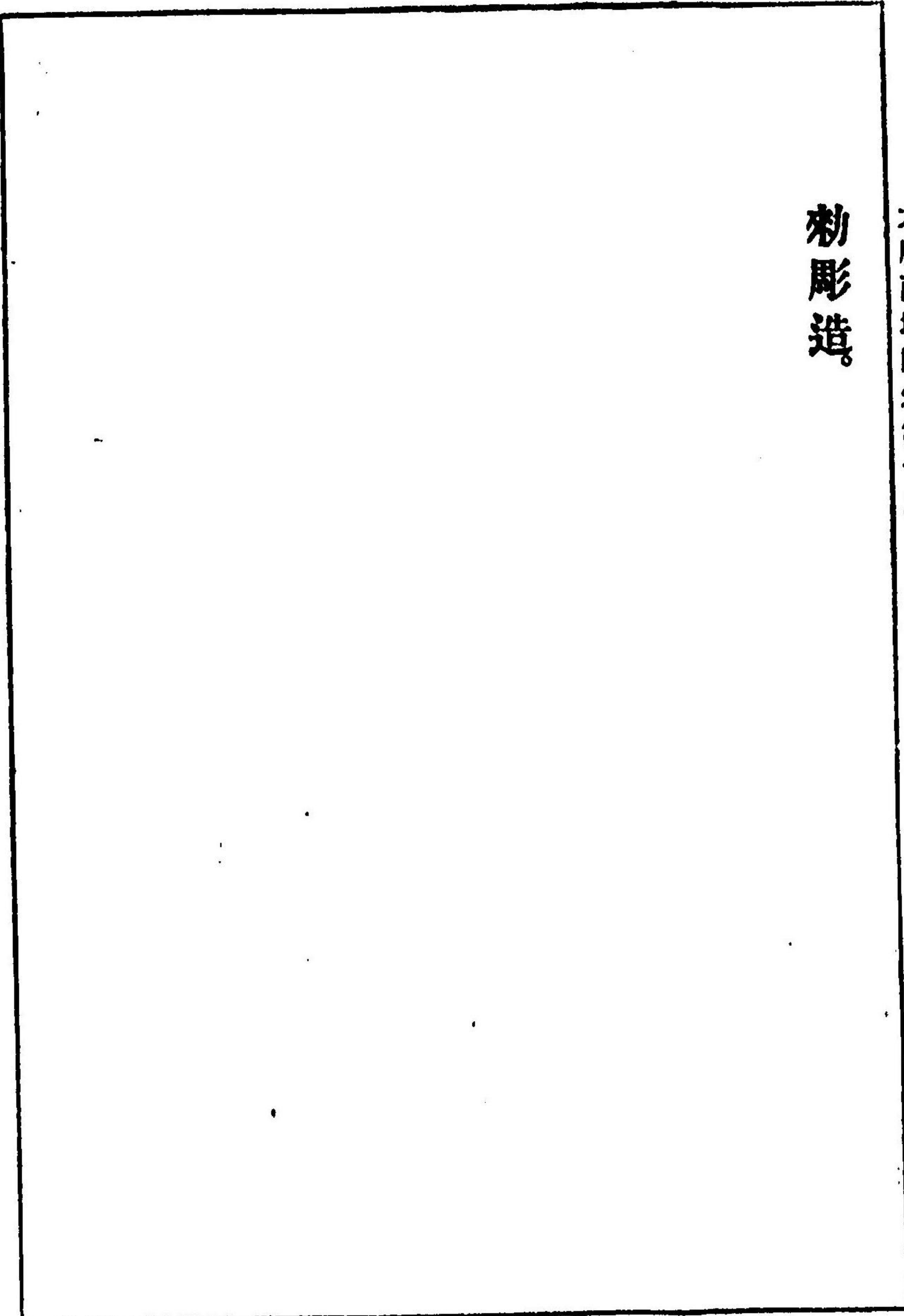
皇極。二十年秋七月。絕筆煞青。文成油素。塵黷聖鑒。詎稱天規。然則冒遠窮遐。寔資朝化。懷奇纂異。誠賴

皇靈。逐日八荒。匪專夸父之力。鑿空千里。徒聞博望之功。驚山徙於中州。鹿苑掩於外國。想千載如目擊。覽万里若躬遊。復古之所不聞。前載之所未記。至德燕覆。殊俗來王。淳風遐扇。幽荒無外。庶斯地志。補闕山經。頌左史之書事。備職方之通舉。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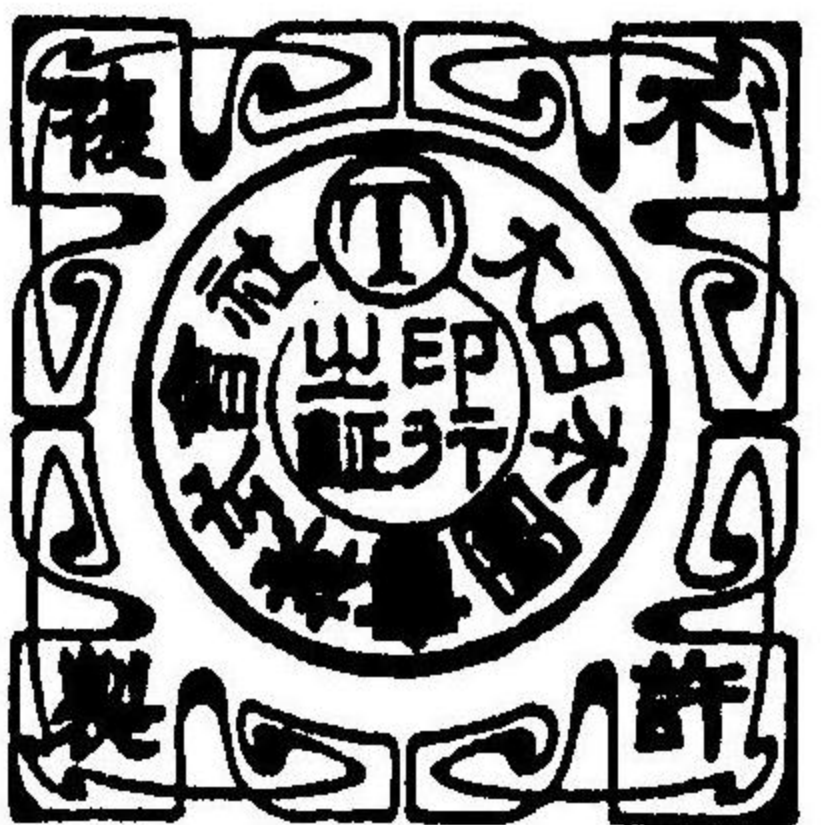


明治四十四年十月十二日印刷

大府西域記卷第十二

明治四十四年十月十五日發行

全貳冊 定價金參圓



兼
印刷
發行
者

東京市京橋區銀座登丁目廿二番地

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

右代表者

專務取締役 宮川保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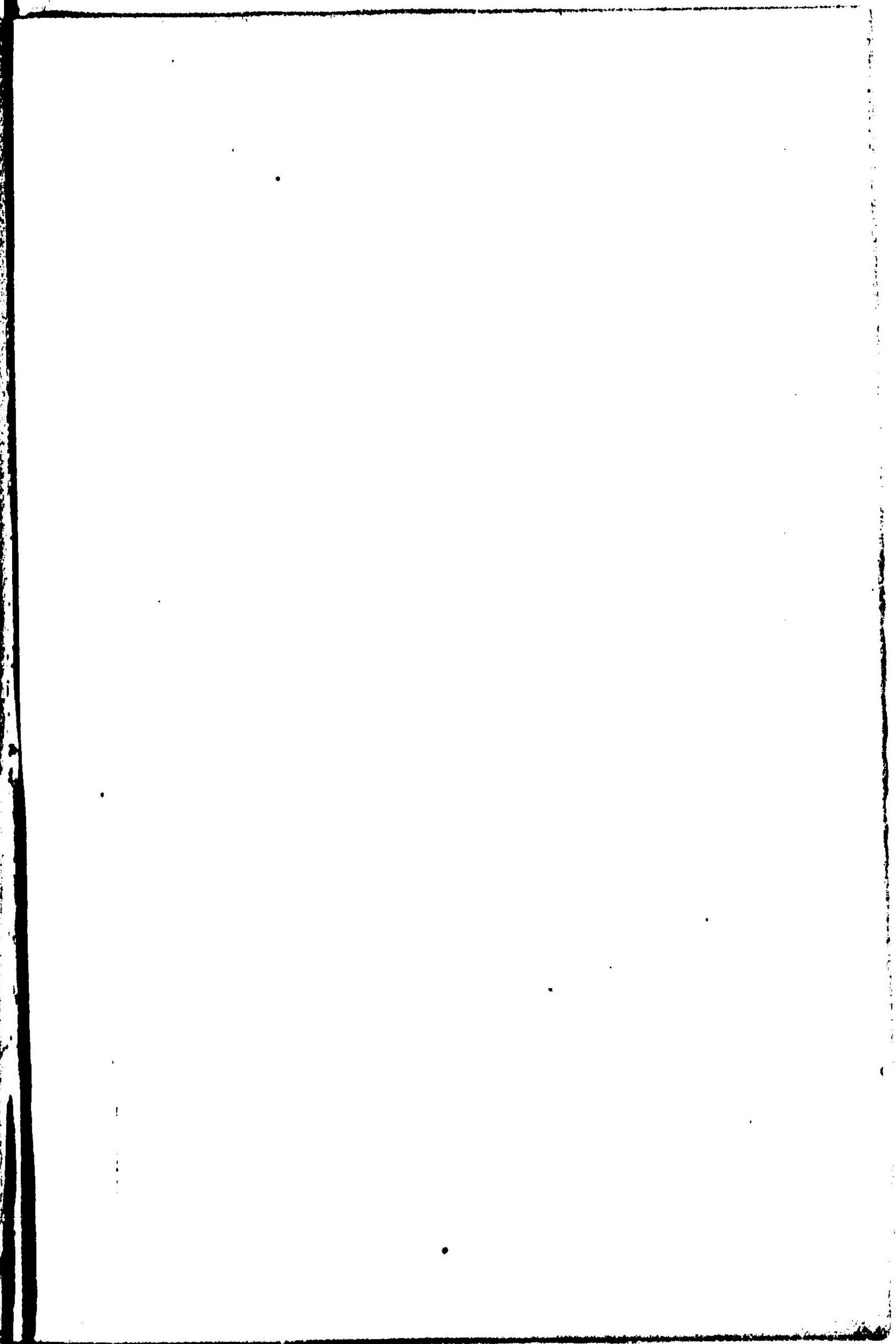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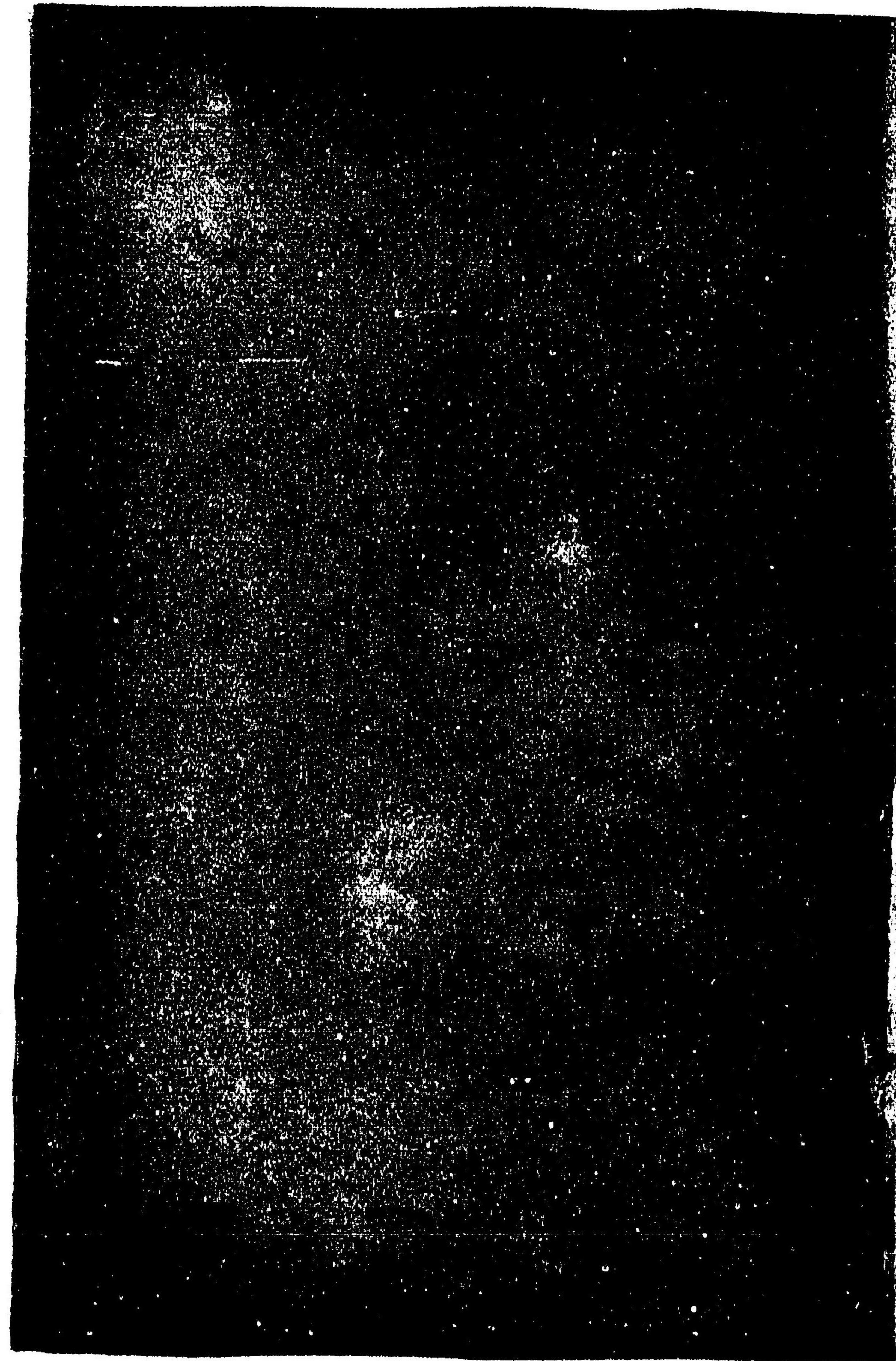
東京市京橋區銀座登丁目廿二番地

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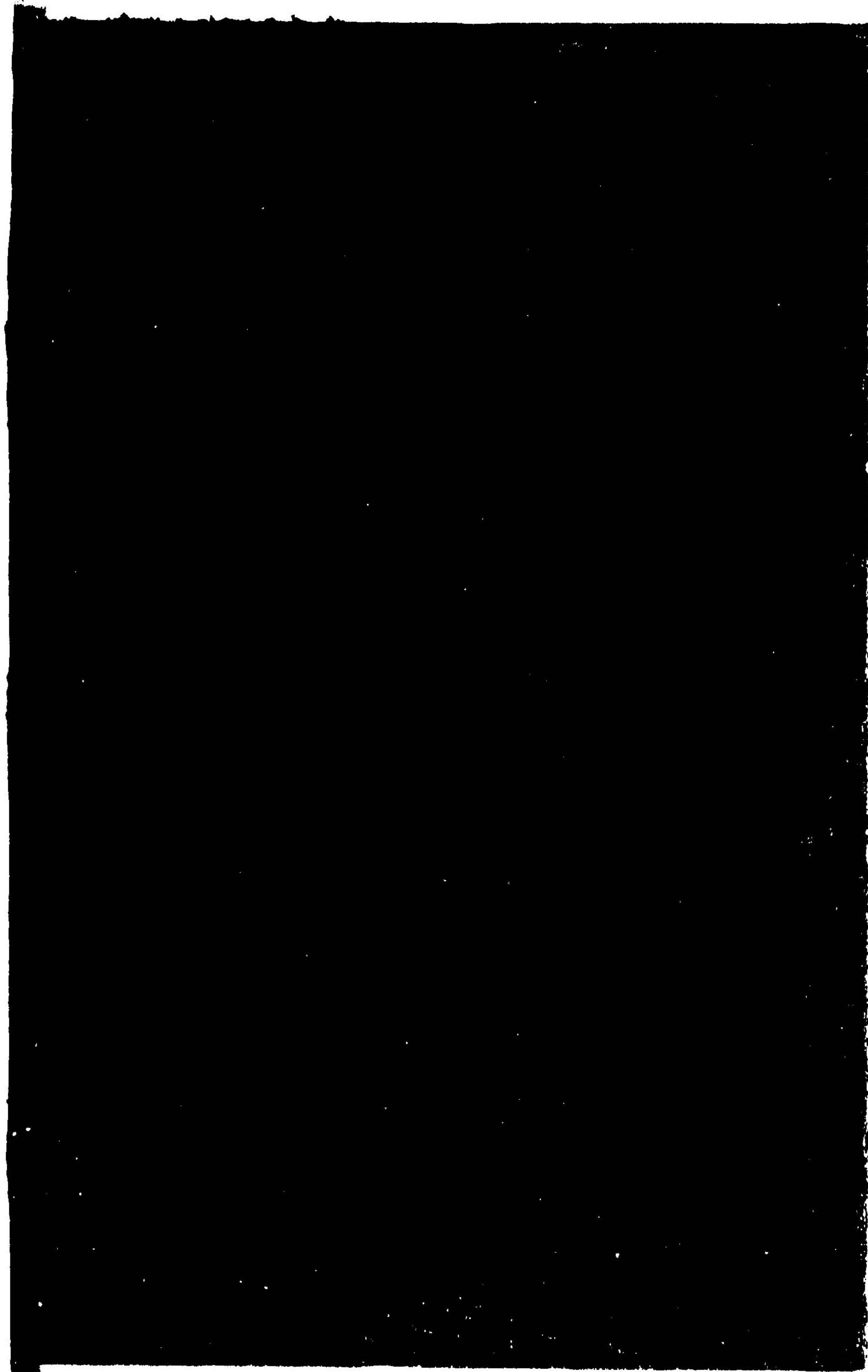
郵便振替貯金口座東京三二九番

發行所

各府縣下特約販賣所



262
79



249

29 1

026770-001-1

249-29 1

大唐西域記

玄奘/訳

M44

ADD-0470



